

錢根

# 奇俠精忠傳



戰永  
綏雷  
石大  
交詳  
五月  
月中  
古天  
後漢  
於海  
上之  
公  
孫  
小  
葉

集 六 編 續  
行 發 社 書 新 益 海 上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四版

奇俠精忠傳續集第六

定價 大洋 七角

續編 全部六集 定價大洋 四元二角

著 者 者 玉 田 趙 煥 亭

發 行 者 莫 釐 錢 愚 欣

印 刷 者 益 新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益 新 書 社

分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局

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

分 發 行 所

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世界書局  
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開經堂  
廣州 大成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

風雲  
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六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愁張起氣走秘魔山 | 莽逢春夜探花鼓寓 |
| 第二回 | 尸光陣賊渠逞邪法 | 重慶城兩美大交鋒 |
| 第三回 | 凌虛閣火併苟文明 | 燭燭尖縫險石元化 |
| 第四回 | 雙俠計破秘魔寨  | 三雄會戰士元坡  |
| 第五回 | 士元坡滕蒼刺賊渠 | 獲鹿岡田祿遭淫報 |
| 第六回 | 飲死囚時齋盡友誼 | 推神數林樾識亡期 |
| 第七回 | 方中暗弄陷地法  | 紅英巧擺羣陰陣  |
| 第八回 | 伸正氣忠魂返蒼昊 | 著奇節烈魄託丹楓 |
| 第九回 | 山公祠寡婦罹羅網 | 槐柳院怪士入牢籠 |

第十回

藍田山一士存教脉

起鳳橋羣俠慶成功

風雲  
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六上

玉田 趙絳章著

## 第一回

愁張起氣走秘魔山

莽逢春夜探花鼓寓

且說吳代見三娘將他拖入複室。滿面生春的問他能幹不能幹。那吳代本篤於夫婦之好。見了渾家那副俏模樣兒。以爲定是他的差使到咧。於是笑吟吟一面唯唯。一面抱住三娘。便向榻沿上只管弩嘴。三娘唾道。好沒人樣。今俺欲赴成都一行。幹一大事。你有胆量。同俺走一踫。也不叫你耽驚冒險。也不用你拿刀動斧。只須與俺去個配腳兒。那時成功回來。你也可以響噹噹的充個人物。轉轉面孔。不然。你夾尾巴狗似的。從銅鼓砦偷跑來。不惹得王樹風見笑麼。於是附吳代之耳。低低數語。吳代吐舌道。可了不得。俺甯可貽笑於人。在此與看家吧。俺勸你也不必赴成都。鬧玄虛去。將來王三槐那狗娘養的事壞了。咱就給他個溜之大吉。犯的上這般冒險麼。三娘知他胆

怯。便不再語。只自己準備衣裝。一面差探子。去探成都的動靜。不多日。探子回報。顏敏政壽辰在卽。又因各路軍事得手。大作壽辰。並賞犒各軍。縱樂三日。小人來時。那四外趁生意的。並江湖雜色人等。業已都赴城中。不絕於途。三娘大悅。一面命手下驍目等。緊守重慶。一面挑選了個機伶小教目。名叫仇乙。善唱花鼓的。卽時各易衣裝。悄離重慶。這裏吳代。只好暗捏一把汗。只盼渾家功成轉來。慢表。說到此間。就有明公懷疑道。這部洋洋洒洒的奇俠精忠傳。說到此間。凡書中重要人物。不差甚麼。都稍有點綴。各顯其能。怎獨將個楊逢春。擱在兒娘村。白不去理呢。莫非作者善忘。出此漏洞麼。不知敘事有先後。搭筆有忙閒。作者經營一部書。便如大匠營建章之宮。其中千門萬戶。都有預定的安置。諸公別忙。你看楊逢春。就要來咧。原來逢春。自于益等被顏敏政聘入成都後。本想稍遲些日。奔赴額公大營。去尋遇春。不想李

氏娘子。漸次病好後。那鄭氏。因那夜追趕苟由仁等。吃了大累。冒了夜風。一下子伏下病根。他身子強壯。不易發作。及至發作起來。却病勢不輕。一困倒。便是數月。逢春大恐。每日價服事醫藥。倒將投軍之事擱起。只聞得額公調度那三省軍事。十分得手。于益倩霞。時通音問。便是顏敏政也。兩次來書。欲邀請逢春。在川辦賊。逢春見大家都去殺賊。真將他急得岫嵒似的。終日價。撇了大嘴。只罵林樾。往日在京時。不會說吉利話。所以自己。真個一時不能從軍。偏巧那張起。合逢春正在同病。惟恐人家將賊殺淨。於是兩人往往乾。咕眼。一對兒沒好氣。也是鄭氏。病災未退。一日忽覺身兒稍愈。想些鮮魚作湯。逢春便命張起道。你與俺飛到北村王疤眼家。取兩尾新置的魚來。越快越好。原來這北村的王疤眼。是名漁戶。父子兩人。同戶異炊。可巧疤眼的兒子。也是疤眼。大家叫將起來。只以大小分別。當時張起應諾。如飛便跑。還沒

半盞茶。已自跑回。却是巴巴的來取魚錢。逢春頓足道。好蠢材。你不會暫爲  
賒取麼。張起一聲不哼。一五一十的數得錢去。這裏逢春。方趲向鄭氏榻頭。  
問問病狀。只聽張起在院中大喊道。喂。二老爺。您分咐人話。就糊糊塗塗。到  
底是尋大疤眼。或小疤眼呢。這句話。槪聲槪氣。倒將鄭氏嚇得一哆嗦。逢春  
喝道。你只取得魚來便了。管他大小疤眼呢。好蠢材。真正討打。張起從新跑  
去。一路上沒好氣。暗想道。合該俺老張晦氣。人家都去高興興的殺賊。偏俺  
主人。被二老奶奶。拴在家裏。連帶的俺老張。也不得去。這是那裏說起。正在  
低頭胡撞到北村頭。只聽後面樹林裏。有人喚道。喂。張爺那裏去。咱爺兒倆  
多日價沒渴一場子咧。您來得正好。今天是鮮酒活魚。咱且得一盅兒吧。張  
起回望。却是小疤眼。業已渴得也起眼睛。臉上紅撲撲的。一手提着用柳條  
串的兩尾槪嘴鱸。一手拎着支王八皮酒壺。從樹陰中。于于而來。張起迎回



去一言不發。搶了那魚便走。却被小疤眼一把拖牢。問明所以。不由大笑道。甚麼要緊的事。你就慌張馬似的。老奶奶要吃魚。停會子。咱向老的（指大疤眼）那裏取。他那裏儘有歡迸亂跳的。且叫那養漢老婆饞的上下淌水兒。張起怔道。你怎的罵俺老奶奶呀。小疤眼笑道。你莫誤會。俺是罵俺那二婚頭養漢的媽哩。走走。咱快吃酒去。原來大疤眼自弄得個後老伴。才將小疤眼分居出來。當時張起身不由己。被小疤眼捉弄到家中。登時烹魚對酌起來。張起本沒酒量。但是正在心頭悶悶。姑且以酒煞悶。那小疤眼也有一肚皮礫塊。却是因大疤眼寵着那後老伴的許多瑣屑事。你看他三杯落肚。一歪頸兒。便陳穀子亂芝麻的吵將起來。末後竟橫着眼子叫道。早晚叫那老劈杈認得我。我不把他那老蚌杈。搠個稀餬腦兒爛。不算數兒。說着氣吼吼一撒酒杯。正這當兒。恰好小疤眼的老婆。來換溫酒。因撒着瓢兒似的大

嘴。從鼻孔裏笑道。你別叫耗子聽了。出來些牙咧。如今張爺來取鮮魚。少時你能從老的那裏取來。俺就佩服你。小疤眼道。哈哈。怎麼你也瞧不起俺。張爺。咱這就去。回來再吃酒。於是拖了張起。一陣風似的跑到大疤眼家。一推門兒。却關得結實實。小疤眼罵道。禽娘的。真有精氣神兒。難道大天白日。還關個門兒。擺佈俺老子麼。說着。捏起拳頭。擂鼓似一陣敲。便聽裏面歪聲浪氣的笑道。你怎的剛才出去。就轉來。難道你還不放心麼。老娘是格吧吧好朋友。這門兒若不關牢。你還許疑心哩。聲盡處。門兒一啓。走出個五十多歲的白胖婆娘。一見小疤眼。登時臉子一沉。小疤眼一聲不響。拖了張起便闖。那婆娘跟在後面。噪道。幹麼呀。你扯了生人。風風火火的。你老子外邊撞尸去咧。俺那屋內。鞋鞋脚脚。你同了生人。且慢亂闖。於是緊走兩步。抄向小疤眼前面。雙手一扎煞。攔住房門。小疤眼嚷道。人家這張爺買魚來咧。快尋出

來。不然。俺還沒工夫來理你哩。婆娘道。巧咧。你老子沒置得魚呀。張起道。如此俺別處去買吧。小疤眼道。甚麼話呢。那會子俺爺兒倆。一同置魚。俺老子明明携了四五條大鯉魚回家。怎會沒得呢。說着。抬脚便闖。不想那婆娘。正攔開兩支鯰魚脚。百忙中去推小疤眼。一下子。正被踏在脚尖上。趁勢兒向外一撲。揪住小疤眼的小辮兒。連推帶罵道。難道老娘犯搶麼。小疤眼大怒之下。又搭着酒後。脚下無根。三晃兩晃。兩人一同跌倒。可巧那婆娘。被壓在下。正仰起兩支大脚。亂喊亂踹。恰好大疤眼。一步闖到。見此光景。只氣得亂跳道。壞咧。壞咧。好小子。真可以呀。於是搶上前去。捉住小疤眼一支腿。向下便拖。那知小疤眼。百忙中揪住了婆娘的褲帶。一時間不肯放手。但聽哧刺一聲。小疤眼雖被老子拖下。那張起眼中。却望見那婆娘。一件妙相物事。張起見不像話。便去拖大疤眼。也攙在裏面亂吵。正這當兒。却聽背後人喝道。

你這蠢材。真正該死。俺那裏呆等鮮魚。你却在此酗酒。張起回望。是逢春尋來。不由咕嘟了大嘴。原來逢春。久待張起不至。便先尋到小疤痕家中。却見小疤痕的老婆。正在前室內。大吃二渴。逢春問明張起方才吃酒。並合小疤痕去取鮮魚。好不有氣。便一逕的尋將來。當時逢春。耐性兒勸開大疤痕一家兒。賭氣子。魚也沒取。領了張起回頭。一路上那裏有好氣。未免蠢材笨貨的亂罵。張起通不作聲。須臾抵家。鄭氏問知原故。倒笑了一場。次日。覺身體越法好些。當日午飯。多吃了些。正在偎衾閒坐。忽聽逢春在外院拍案大罵。跳的砰砰山響。又聽張起甕聲槪氣的喊道。那個要吃酒。都是小疤痕扯俺吃。如今二老爺蠢材笨貨的罵了人一大堆。也就是咧。您心中不痛快。不得抽身去殺賊。誰又痛快呢。逢春聽了。依然跳罵半晌。那鄭氏病中氣虛。既猛吃一驚。又自恨自己不愈。誤人正事。心下一煩燥。登時又裏積了些食水。不

消兩口。又新從啾唧起來。逢春慌了手脚。也不暇去尋張起的斜岔兒。且自調理鄭氏。這其間。却悶煞個張起。不由暗歎道。如今二老奶奶又病倒。俺主人不知幾時才能脫身。俺張起閒在這裏。只落得個蠢材笨貨的名兒。怎的打個響噹子才好。如今就近想營生。鄂陝兩處的賊。且不必管他。能將川中大頭子王三槐設法兒弄煞。也顯得俺張起蠢笨出個樣兒來。那秘魔山。並非天上。難道俺就去不得麼。主意既定。只自喜得手舞足蹈。過了兩天。竟自影兒不見。逢春初時忙碌醫藥。也沒理會。後來以爲他去尋遇春。即便拋在腦後。又過得數月。鄭氏病體大愈。又聞得三省軍事。著著得手。逢春再也耐不得咧。正想去奔赴額營。聽候差用。恰好接到遇春的手書。除略言鄂中軍事之外。便是命逢春投顏敏政處。協同辦賊。原來這時鄂中軍事。經額公指揮着楊遇春湯無畏等一班人。分路進逼。已將紅英田祿等。控制得不能恣

意跳梁。所以暫取守勢。只一意肅清川中。然後合兵。進勦鄂陝。所以命逢春就近在川辦賊。當時逢春得書大悅。便匆匆結束。辭別了李氏娘子一千人。直奔成都。說也湊巧。却正是顏敏政作壽的前幾天。這時逢春服飾闊綽。很像個武員樣兒。却有一件。就是兩脚打地。自負個小小行裝。你道逢春弄不起馬麼。他因在家躑了一年餘。未免有髀肉復生之感。這時要練練腿脚。惟恐生疎了飛行術。所以步行起來。但是一路上納頭悶走。沒得搭趁。未免又想起張起。這日行近成都。只見官道上。輿馬紛紛。並肩挑背負等人。十分熱鬧。方抵關廂。已聞得城內外。絃管嘈雜。并歡呼笑語之聲。那街坊上的城防兵卒。也往往三五成羣。滿面喜色。就彷彿過甚節令一般。逢春就人一探聽。方知顏敏政。明天正作壽誕。一切遊人不禁。所以城內外。甚是熱鬧。這時逢春走得口渴。方趲入一家大店門內。想打個茶尖。再進城。店主入方含笑起

迎。問得一聲客官辛苦。從那裏來呀。便見一個三十多歲的軍官模樣人。背着手兒。從正房內。徐步而出。向逢春端相了兩眼。逢春却向店主道。承問承問。俺是奉額經略之命。來投成都顏大人的。店主還未答語。那軍官却笑吟吟。趁來拱手道。呵呀。老寅兄。來得好巧。兄弟也是來投効顏大人的。咱們將來。便是同僚。都係自家人了。倘承不棄。咱便同室何如。於是一伸手兒。竟自來接逢春的行裝。滿面春風。十分和氣。逢春連忙謙遜。那軍官道。得咧。咱們混營務的。到那裏都是弟兄。何況您是額公的人。便是兄弟。也是北京長齡長將軍荐來的。長齡合額公。是老部屬。老同事。咱們這交情。又近一層了。於是不容分說。竟合店主人邀逢春進室。安置停當。逢春一面拂塵盥漱。一面瞧室中行裝等。十分整齊。知是北京油子一流人。少時彼此落坐。各通姓名。逢春方知那軍官。姓宋。名大中。以守備前程。前來投効。大中知得逢春履

歷越法的恭維親近起來。便一迭聲的喚到茶點。相與用罷。逢春想會鈔。那軍官那裏肯依。彼此推遜良久。還是由大中會過。一瞧日影。業已將交已分時。逢春道。宋兄。咱趕着進城覓小寓。今天還可以進謁顏公哩。宋中吐舌道。那裏有這般易事。俺從先投効某處。在寓中墩了個把月。方才進謁下來。何況顏公。明天作壽辰。那有工夫傳見投効人員。咱且進城覓寓再說吧。於是兩人負裝起行。一入城中。只見三街六市上。越法熱鬧。雖在軍事期中。大有承平景象。過了許多大店道。大中都不顧而過。未後。直抵督署左邊一家客寓內。大中方才安置下來。逢春道。宋兄覓寓此間。定爲進謁顏公就近吧。大中道。正是。此間就近。消息靈通。便是將來咱候差。也便當許多。於是嬉嬉哈哈。與逢春仍居一室。一面去探知顏公須壽辰過後。方才見客。一面命店人準備齊整中飯。款待逢春。飲酒之間。大中誠笑間作。倒也是個爽快朋友。鬧



得逢春。甚是過意不去。飯罷之後。便悄悄分咐店人道。今天晚飯。與俺來一桌上等酒筵。比方才這中飯。還要整齊。店主唯唯。須臾。日色過午。大中道。今天左右沒事。咱到街坊上瞧瞧吧。於是兩人徐步而出。就督署左右。散步一回。方趲過兩條小胡同。只見督署轅門外。一片空場中。圍攏了許多人。紛紛亂擠。并有市井少年等。掉臂從人叢中擠出。一面喝彩道。妙妙。不用聽唱兒。只瞧瞧人家的俏模樣兒。就算值咧。說話之間。人羣中一陣軟腔花鼓。淵淵大作。接着手鑼一響。似乎有人說科開場。逢春等擠進一望。却是男女兩人。正在作場。演唱花鼓曲兒。那男子身段精悍。面目伶俐。一身青紬短衣。足下是搬尖洒鞋。挽起個朝天椎髻。插一枝山梳花兒。正在眼望四方。婆婆作態。背後場几旁。坐定一個三十來歲的俊俏婦人。頭挽一個嫩梳裝的髻。上罩青帕。髻邊插一排珠蘭花兒。越顯得雲髻籠情。香腮帶笑。穿一身洒花湖色。

短衣褲。下趁鴉青色宮緞小鞋兒。尖翹翹。好不伶俐。正一手攏髻。笑吟吟。站起來。方取了一柄說科的遮羞打趣的扇兒。要走向場中。只見那男子。手鑼敲動。便如聯珠撒豆。少時一丟身段。道。十年磨一劍。霜刃未曾試。今日把向君。誰有不平事。哈哈。小子爲何道這兩句。說着向人羣一瞷道。喂。人家那位老爺子。發下話下來咧。說是成都大邦之地。君子之鄉。又值總督大人。千秋壽誕。凡作場唱的曲兒。須要對得起高人君子。一不要上壽獻頌。討人厭煩。二不要風花雪月。撒村數胡。三不要妖魔鬼怪。煽助而今白蓮教的邪氣。須要唱些忠孝節義。武俠熱鬧的故事。呵呀呀。好難題目。論理說。俺這俏皮夥計。（指三娘）扭扭捏捏。越唱浪宕曲兒越相宜。於是那婦人笑着湊去。向他頂上。拍的聲便是一扇。那男子一縮頸兒。接說道。甚麼蕩湖船咧。姊妹逛花園咧。這等曲兒。他唱最妙。但是人家那位老爺子。又不答應。那麼唱個除

三害。既沒有描眉畫眼的周處將軍。唱個景陽岡。又沒得塗脂抹粉的武松都頭。今天這題目。雖不能對景卦畫。也要不離板兒。小子真真來不及。只好請教俺這夥計吧。不瞞衆位說。俺這夥計。綽號萬人迷。一口的好准調。叫他服事諸位。管保準對勁兒哩。說到這裏。那婦人又一扇打去。男子趁勢一個斛斗。滾入下場脚。置下手鑼。拉開身段。蓬蓬蓬。一陣花鼓。這裏婦人也便抖扇作勢道。今天婢子唱段紅線女夜入魏城的故事。（一語到題。引來恰合。）恐怕而今白蓮教裏的憚三娘。也沒得這般本領哩。（反一語喝破。妙妙。）衆觀者聽了。都各含笑喝彩。是於花鼓起處。婦人合男子婆娑作態。進退頻頷。婦人頓開嬌喉。趁着花鼓音節。婉轉頓挫。謠聲入雲。唱到紅線慷慨飛行。夜中景况。并魏城中刁斗森嚴。劍戟拱衛之狀。真有千軍萬馬。金戈晃曜的聲勢。那婦人唱到酣暢處。翩翩飛動。儼如御風而行之狀。末後竟反折弓。

腰髻將及地。衆觀者都是利巴頭。只有齊聲喝彩。惟有逢春暗暗納罕。道：你別瞧這婦人。真多點實在工夫。倒也可愛得狠。思忖間。一望大中。竟自兩眼都直。注定婦人的俏龐兒。口誕直拖下來。逢春正覺好笑。但聽手鑼一響。作場已畢。衆觀者拋錢齊散之間。逢春張望大中。竟自影兒不見。但見那男女兩人收場畢。雜在衆遊人中。紛紛的轉向署後的道路。逢春方要轉步。猛見大中從岔道上。直着眼兒趁出一逕的。跟在婦人背後。春逢暗笑道：京油子們。就這等好把戲。俺且去看個究竟。於是悄趁在後。直到署後一家小門兒前。眼見大中跟定婦人。昂然直入。逢春方要跟入。忽一沉吟。未免有碍大中的面孔。於是含笑轉步。只望了望門上貼的新到鳳陽花鼓寓此的字樣。及至回店坐定。那大中也笑吟吟的轉來。逢春不便致問。但見大中十分高興。這時居然醜態畢露。只是誇讚那花鼓娘兒。一面價顛頭播腦。一面價拉開。

粗嗓子。摹彷彿聲調。並且不住的瞻望日色。便如猴兒坐殿一般。逢春也沒在意。須臾天色將晚。逢春到門灶上。問問酒筵。尙在未齊。於是信少。暫出就街坊上。遊玩一回。這時督署左近各商店。都各懸燈掛彩。十分熱鬧。逢春信步。倘伴不覺。已是二鼓以後。忽猛省道。豈有此理。今晚俺還有東道。款酬大中。豈可只管閒步。於是匆匆回店。那酒筵業已齊備多時。一尋大中。却不在店內。店人道。宋爺方出去。沒多時。說是向督署後白相一回去。巧咧。今夜便不回頭哩。逢春聽了。不由恍然。只是眼前一席酒筵。沒得客人。未免可惜。沉吟一番。便一逕的出店。暫向督署後那花鼓寓所。去尋大中。方要叩門。又恐大中萬一不在裏面。這玩笑場中。自己是狠不在行的。倘那婦人。向自己扯扯拉拉。怎麼辦吧。不如偷進去。張一下子爲妙。想至此。從牆左邊悄然躍入。只見倒座房中。燈光映映。有男女低低講話。暫進就牕孔一望。正是那唱花鼓

的一對男女。男子道：如今就去辦要緊事體。合他纏賬作甚。快快切掉他。卽刻去行事。仇乙這裏革囊都準備停當。專等着首級來咧。逢春大駭之間。便見婦人一挑眉頭道：你說得也是。這且看他的造化吧。正這當兒。忽聞大中作暈聲叫道：呵呀。大嫂子。快來吧。這是甚麼時光。如何慢騰騰的。婦人應道：去咧去咧。逢春忙蹲身一伏。便見婦人掀簾而出。直奔正室。逢春不敢怠慢。便用個遊蛇貼地勢。刷一聲躡向正室牕外。向內瞅時。只見大中。正涎着臉子。拉抱婦人道：咱就頑一下子吧。婦人微嗔道：俺應你住宿。本是戲話。俺勸你快快去。好多着哩。你道俺是那個。說着雙眉立豎。大中笑道：你是那個。無非是個唱花鼓的婊子。難道我老爺住你不得。婦人聽了。反倒格格一笑。道：老娘是婊子。且叫你認得。婊子來歷。於是一翻短襟。颼一聲亮出一把潑風似的短刀。劈頭揪住大中。嬌喝道：不瞞你說。老娘便是大鬧重慶的憚三。

娘。今來刺取顏敏政的首級。你這廝竟敢戲侮於俺。也就好大胆哩。那大中只呵呀一聲。三娘短刀分心便刺。逢春既駭且怒。方要舉步搶入。忽聽側房中男子道。您拋下他。交我料理。快入督署去辦事吧。逢春聽了。顧不得去救大中。趕忙飛身登屋。伏在脊坡邊。且覘動靜。便見三娘換了一身純青衣靠背。插短刀。一道烟似的。從室內飛將出來。只道得一聲仇乙。且備好革囊。少時老顏就到咧。聲盡處。身形一晃。業已翻落短牆之外。突突突。好伶俐步法。竟自直向督署的後垣。逢春覘得分明。忙一躍出牆。緊跟在後。恐防他或有覺察。相距却有數十步之遠。正在廝趕之間。那督署後垣。業已在望。忽聞一陣巡鑼響亮。提燈一閃。有一班值夜更卒。由垣東繞將過來。便見三娘伏身樹後。逢春想要大呼。又恐將他驚走。逡巡之間。一班更卒。已由垣後迤邐向西。一卒道。少時咱下了班。擲骰子頑吧。明天老爺子（指顏公）壽辰忙碌。今

夜總要早安息。沒暇查落咱的。一卒道。那也難說。老爺子專好抖精神。他這當兒。還許在東花廳九間房內。批閱公事。再不然。就合太太等談家常哩。一路胡噪。燈光漸遠。逢春規定樹後。想給他個冷不防。於是脚下趲勁。突然一個猛虎撲食。撲將上去。只聽嘯一聲。翻身栽倒。正是。

殺機互伏渾難辨。黃雀螳螂喻最工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尸光陣賊渠逞邪法

重慶城兩美大交鋒

且說逢春。猛然奔樹後。一把抱牢。那知三娘。連影兒也無。倒將自己蹶了一交。爬起來。略爲躊躇。心慌意亂。料三娘業已入署。於是不管好歹。趕向署垣後。一躍而入。偏偏垣內。便是後花園。只見亭榭參差。樹木翳如。夜色微茫中。一時間不辨道路。逢春想起更卒東院之語。便愣怔怔偏東向撞去。可巧撞



到個角門前。門兒虛掩。逢春入去。見裏面一列正房。十分寬闊。正有個老頭兒。生得瘦削削的。在書案上。料理文牘。逢春本不識顏公。方暗想道。人家傳說起顏公。便如天神。怎的如此寒瘦。思忖間。便見老頭兒自語道。這首壽序也。還將就得過。因喚道。瑣子呀。你且將這篇文稿。送到九間房去。卽有一垂髮小童。由外間應聲而進。接了文稿便走。逢春料那老頭兒。是幕友之類。便一挫身兒。方想跟在小童之後。便見眼前黑影一閃。嚇得小童一縮頸兒。道老黃爺子。（黃鼠也。）別開頑笑。俺偏繞個道兒走走。小時沒胆氣。到老沒出息。於是出得角門。竟沿着一帶荷池。偏南便走。逢春趁在後面。眼見那黑影。跟定小童。小童不敢左右張望。納頭便走。逢春雖料定那黑影兒。準是三娘。却恐自己趁將去。被他覺得了。必然跑掉。正在怙懣之間。小童業已去遠。却猛聞偏東向有人微語道。大人公事還沒完。少遲一會兒。就丘內安歇咧。

逢春正在傾耳。却見提燈一閃。有兩個僕人。從偏東向小徑中。蹶過。逢春暗喜。待他兩人去遠。忙飛身便奔小徑。不過百步之遙。就望見一所齊整跨院。裏面是燈燭輝煌。悄然無聲。逢春不暇細望。就院門掩身而入。只見一列兒九間精室。偏左兩間兒。簾幙深垂。階前一株合抱不交的老桂樹。却聞得廂室內。鼾聲大作。逢春先就簾縫。瞅去。只見裏面一個禿頭長袍的老翁。有五十多歲。氣象端肅。十分精神。正在燭下。檢閱文件。一手按着茶杯道。全祥。喚些熱茶來。逢春聽他喚全祥二字。料是顏公。正想撒回身。躍登桂樹。以覘三娘的動靜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但聽檐前。撲拉一聲。逢春急回頭。白森森刀光已到。忙一閃身。回手拉刀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原來竟自沒帶得。於是從斜裏一擡身兒。躡出數步之遠。正在赤手張皇。眼見三娘。飛步趕到。颼颼。短刀翻飛。風雨般。裹將上來。這一下子。逢春可真急咧。於是將自己學得似通非

通的赤手奪刃法。施展出來。一面價掉臂大呼。一面價窺隙直上。要曉得逢春本領。雖不及遇春等人。但這赤手奪刃之法。却是葛玄一專門的拳派。逢春略得一二。也就不同尋常。當時兩人。刀去拳來。一陣好鬥。早驚起圍署軍健。頃刻驚鑼響亮。齊奔東花廳。三娘見勢不妙。一挫牙關。恨不得一刀。將敵人殺死。正這當兒。背後哇呀呀一聲怪叫。颼一聲。先飛過烏油油的一宗暗器。接着有人罵道。好囚攬的們。竟敢在俺全大爺跟前撒野。聲盡處。暗器已到。撲拍一聲。正打在三娘右腕上。只覺冰涼挺勁。痛還在其次。最難當的是連湯帶水。臭氣闐闐。竟有幾點臭汁兒。濺入三娘香口之中。薰得三娘一陣惡心。頭暈眼花。手兒一顫。噹啷啷撒手。扔刀。回身便跑。脚兒尖略爲一挫。正想上房逃走。只見斜刺裏劍光一閃。早有一個小娘兒。擋住去路。大喝道。那裏走。吃俺一劍。好三娘。真是慣家。趁勢兒就地一滾。躲開劍鋒。雙合玉手。捧

起一杯土。就躍起之勢。向敵人當頭一颺。颺的聲。用個平地湧泉勢。躍登屋脊。那小娘兒。提劍略怔。一揉眼睛之間。恰好逢春。從後撲到。不容分說。雙張鐵臂。一把抱牢。便出全副氣力。大叫道。憚三娘。那裏走。俺楊逢春。跟了你大半夜。可捉住你咧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小娘兒急叫道。噫。逢春叔放手。是我。是我。逢春殺得糊裏糊塗。百忙中。聽不出語音。便罵道。好你個夜叉婆。俺捉的就是你哩。正這當兒。院門外火燎齊明。擁進一班軍健。當頭一人。正是那老僕全祥。一見逢春。抱牢倩霞。再也不放。不由大詫道。你不是楊二老爺麼。怎夤夜到此。又抱牢俺家少奶奶呢。逢春就火光一瞧。所抱真是倩霞。並且睡髻惺忪。光景是睡後又起。於是連忙放手。也不暇具言。所以先合倩霞。登屋瞭尋一回。那裏還有三娘的影兒。這時顏公聞警。也自慙出。先由倩霞。領逢春謁見過。顏公喜道。楊將軍肯來相助。最妙不過。方才之警。又多虧將軍禦退。

奸人。尙望請道其詳。於是逢春具述跟迹。憚三娘之狀。顏公驚道。如此說。賊婦還有同黨仇乙。快去捕來。於是一面命軍健等飛赴花鼓寓所。一面查看院中形迹。先從地下檢起三娘所拋的短刀。並有一具錫夜壺。業已摔扁在地。全祥道。老奴猛的聞警。百忙中沒得器械。所以取此物擊賊。大家聽了都笑。倩霞笑道。都是逢春叔抱住俺。不然捉得賊婦。亦未可知。正說着。顏公子匆匆覘來。居然也提着柄松絞古劍。先起居過顏公。然後與逢春恭敬施禮。不想他倒提長劍。向下一揖。幾乎扎着脚面。招得倩霞。抿着嘴笑。連忙接過劍來。付與左右。此時逢春頗覺不得勁兒。便問道。霞姑。俺聞你在銅鼓砦劉清軍中。正合王樹風相持。怎的却在署中。顏公子道。便因家嚴壽辰。所以暫返署中。顏公大笑道。都因老夫壽辰。竟招得這等惡客來。（指三娘）但是賊婦無聊。出此下策。可見是智索能盡。賊勢已蹙了。於是先行轉步。引逢春

等進得九間房中。逢春謙遜一番。就下首坐定。方要詳述。額公遣他來投効之意。顏公道。此事俺已知得。令兄遇春已有書信到來。除荐舉足下之外。便言鄂中匪勢亦成釜底遊魂。今將軍來得正好。且同老夫鎮守省垣。將來有一要務。須將軍辛苦一踰。逢春問甚要務。顏公却笑而不語。正說着。軍健轉來覆命。說那花鼓寓所。宋大中被殺在內。餘無一人。顏公聽了。情知三娘仇乙都已在逃。便命人殮葬大中。一面飭防城軍弁加意警備。從此逢春且隨顏公助守城。都慢表。且說憚三娘一擊不中。逃回重慶。只見吳代又似瘦了好些。原來這數日中。王樹風累次敗陣。告急文書。雪片似向秘魔山飛去。却沒得甚麼消息轉來。三娘聽了。只得嚴守重慶。且覘銅鼓砦的動靜。原來劉清兵壓銅鼓砦。又有倩霞相助。本可急進勦賊。他却概念教匪們無知從賊。潢池弄兵。存了個不欲多殺傷之意。便一面多張佈告。示朝廷寬大德意。一

面作通俗俚語數首。力闢邪教之害。使人傳佈賊中。教匪們讀了。俚語往往相與歎道。若使劉清。天早來撫咱們。咱何至作賊呢。因此賊衆無鬥志。王樹風知得了。深以爲憂。便下令軍中。有敢唱劉青天俚語的。即便斫頭。因此賊中軍心。越法暗中渙散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倩霞。累勝王樹風。樹風忽接連兩三日。只是免戰不出。劉清笑道。俺聞得王樹風。往年在苗疆作亂時。曾用攝魂邪術。以害花連布將軍。莫非他又弄甚邪法麼。倩霞笑道。他定是累敗氣懾。有甚邪法。正說之間。人報樹風搦戰。劉清道。姑娘端須在意。俺這裏有硃書四字。是俺往年賣卜時。遇一異人所傳。云可却一切邪法。於是用案上硃筆。命倩霞。伸出玉臂。寫了一個連體字勢。倩霞略辨是光明如日四字。正暗笑劉清搗鬼。只見他正色呵筆。將四字塗作圓日樣兒。然後擲筆。笑道。此並非道法勅禁之術。不過是正氣祛邪之意。倩霞笑諾。即便出得大帳。匆

匆結束。提劍迎敵。何通武踊躍從行。這裏劉清也便由護卒圍擁。親去瞭陣。門旗開處。倩霞飛步便出。只見王樹風結束純黑。滿面上陰氣森森。提刀跳躍。背後一隊黑衣卒。稀疏疎疎。只有數十人。業已排作一個方形的陣式。門戶井然。却稀疏得狠。劉清望去。暗自沉吟道。陣法中雖有魚麗疎網的陣式。但非陣卒矯健。一可當百。不易取勝。他今排此陣法。倒要小心。因命通武暗暗留意。正這當兒。樹風大叫道。葉倩霞。休得逞強。你敢破俺此陣麼。倩霞喝道。累敗賊徒。還敢張致。於是一擺南精劍。縱步如飛。直取樹風。樹風大怒。也便施展出平生本領。接戰倩霞。來往數十合。樹風虛晃一刀。回頭便走。後面黑衣卒。倏然一分。放開門戶。那樹風闖進陣門。厲聲穢罵。通武大怒。正要縱馬闖去。只見倩霞業已如一道電光似。縱步入陣。那賊陣中。忽一陣畫角悲鳴。其聲慘厲。黑衣卒齊聲怪叫。便如鬼哭。倏的一變陣式。旋風也似。團團趨走。



但見涼颼暴起。慘霧漫漫。頃刻間。一股灰頹氣色。從陣冲將起來。籠罩的全陣。都似在愁雲苦霧之中。並且血腥撲鼻。陣裏面神號鬼哭。劉清大驚道。此名尸光鬼戶之陣。忙掣劍在手。一整官帽。正要揮驍弁。冲殺上去。便見通武橫刀縱馬。飛赴陣中。頃刻間。東冲西突。攪得一千黑衣卒。翻翻滾滾。須臾間。得倩霞一聲嬌叱。登時有一股劍光騰起。白矜矜光彩如虹。直入下罩的陣雲中。並且大震一聲。恍如霹靂。兩陣上各吃一驚。便見敵陣立亂。勢如山倒。如有許多影綽綽的鬼物。隨風而散。只賸得稀疎疎的黑衣卒。紛紛亂躡。便見通武奮斫如雷。引倩霞直殺出來。那倩霞倒提南精劍。業已髻鬟散落。血濺滿身。再看通武時。却又神色異常。勢如瘋虎。後面王樹風提刀趕來。却被劉陣上勁弩射回。於是兩下裏。草草罷戰。劉清回營。一問倩霞破陣情形。倩霞道。俺初到陣內。還沒甚異相。後來王樹風抵俺不住。便嚼破舌血。向空一

嘆。頃刻俺便覺如在深夜。四面價啾啾唧唧。如有鬼物攢擊。俺仗劍四斫。只如搏風擊絮。更難耐的是血臭透腦。正在危急。俺這劍端之上。忽錚然一聲。飛出一道光彩。恰值何將軍斫陣而入。所以趁勢冲出。劉清一面聽。一面瞧。倩霞神色如常。心下少安。再瞧通武。却氣色頹靡。因大驚道。俺一時疎忽。未曾寫給你硃書。致爲邪氣所中。法當大病。方能復元。今當速回觀音峽。替得王文豹來。一面好好調理。於是命通武去訖。這裏倩霞一述南精劍之異。劉清詫歎不已。次日王樹風又來搗戰。倩霞大怒。便欲迎敵。劉清笑道。尊公壽誕已近。姑娘且去稱觴。一俟回時。吾自有破敵之策。並可以直薄重慶。一鼓而下。倩霞領命。逕赴成都。說也湊巧。只抵署一日。却恰值憚三娘前去行刺。當時倩霞。俟顏公壽辰過後。匆匆回到劉營。具言三娘行刺。並逢春投軍等事。劉清喜道。可見是賊勢已蹙。楊逢春來。端的可喜。正說着。文豹哲入。倩霞

向前廝見過。便問劉清破賊之策。劉清大笑。却命左右。從後帳中。領過一個小娘兒來。渾身壯束。儼如倩霞。眉目面龐兒。也有幾分相似。劉清笑道。吾人破敵。便在此人。王樹風那廝。所排兇陣。十分利害。他定料得你大病不起。俺所以從此一點。賺他中計。於是如此這般。一設計策。倩霞聽了。拍手稱妙。於是喜匆匆合文豹。各自準備慢表。且說王樹風自用兇陣。困敗倩霞。料倩霞必然大病。便連日搦戰。十分高興。無奈劉營堅守。只是不出。過了一日。果然探得劉營中。人人歎氣。都稱說倩霞大病。過了幾天。並探得倩霞將赴成都。調理。路經某處。劉清只派一隊步卒護送。樹風暗喜道。合該老顏受俺牽制。若活捉得他子婦來。何愁他不爲我用呢。於是自選悍匪一隊。悄悄的迂回其道。偷過劉營。竟向某處理伏。他知得此時劉營。只是堅守。自家營中。竟坦然不備。到得某處。便分伏要隘。只得半日工夫。果見劉營護卒。一個個垂頭

搭腦的。蹇來中有一乘軟輿。簾兒半揭。其中坐定一個媳婦子。病帕包額。眉黛不舒。樹風留神望去。誰說不是倩霞呢。於是胡哨一聲。伏卒盡起。護卒等大亂。一聲喊。丟下軟輿。紛紛四散。樹風大悅。顧不得追殺護卒。命悍匪肩起軟輿。便奔歸路。樹風防倩霞雖在病中。究竟本領可畏。便親自橫刀。緊跟軟輿。那知那個病倩霞。不但並不發作。並且嚇得掩了面孔。索索的抖。樹風得意之下。正在叱衆疾驅。只聽路旁土岡後。一聲鼓起。登時閃出一彪軍馬。一字排開。攔住去路。爲首一將。挺鎗躍馬。直取樹風。大喝道。潑賊那裏走。識得俺王文豹麼。衆官軍一聲喊。先去搶了軟輿。追殺悍匪。樹風大怒。舞刀縱步。即便迎敵。那文豹一條鎗。神出鬼沒。樹風心掛本營。不敢戀戰。便虛晃一刀。冲出重圍。再看那軟輿。已被官軍小隊簇擁了。從斜刺裏。便奔赴劉營的道路。幸虧文豹不曾趕來。只略殺悍匪。竟逐軟輿而去。樹風暗驚道。不好咧。劉

清這廝。既識破俺計。須防他趁俺本營空虛。去作手脚。想至此。心慌意亂。領殘敗餘衆。仍取迂道。奔回本營。這時天色漸晚。樹風奔走。廝殺得飢渴困乏。甚是狼狽。一行人。方撞到本營外壘跟前。只聽壘堞上一聲鼓起。登時豎起一面長方大纛。上寫斗大一個劉字。其下一人。長袍緩帶。左右驍弁侍立。正是那天下知名的劉青天。撫掌大笑道。王樹風。好個笨賊。吾已收降汝衆。待你多時了。聲盡處。降匪滿壘。一齊大叫道。吾輩都降劉青天。你待怎的。樹風大驚。正在倉惶無措。壘上一陣勁弩。早將樹風悍匪。殺倒許多。這裏樹風。方在揮刀跳躍。早聽得背後。喊聲大舉。王文豹揮軍掩至。一色的長矛步卒。向衆悍匪。便似穿蛤蟆一般。一個個搨倒在地。樹風大怒。便合文豹交戰。怎當得氣虛胆怯。走頭無路。只得喊一聲。舞刀如飛。拚命價闖出圈子。百忙中。急不擇路。落荒便走。少時背後殺聲漸遠。樹風趁微月之色。細辨道路。且喜是

赴重慶的一條僻道。回顧左右。只瞠得自己一個影兒。不由慨然長歎道。俺王樹風。好生晦氣。因截取倩霞。反中人詭計。失却銅鼓砦。只好去尋憚三娘。再作區處。他去刺顏敏政不成。料想也不能笑俺。一路怙愾。頃刻捱得十餘里。回望銅鼓砦。連連太息。這時月色大明。野風徐起。忽聞蘆葦戰風。蕭蕭瑟瑟。抬頭一望。眼前一片白茫茫。早有一道長河。橫住去路。却從深葦對岸。隱約透出一點燈光。樹風暗道。謝天地。幸喜還有渡船。於是暫向岸邊。大呼喚渡。但聞葦叢中。嬌應一聲。柔櫓欸乃。搖出一支小小渡船。樹風料是梢婆。也沒在意。但見那船兒徐徐搖來。上面有人作歌道。

阿儂生小愛孤蓬。水宿煙餐西復東。趁得渡錢買白米。生涯只在浪花中。歌聲歇處。船兒到岸。上面跼定個丟秀秀的梢婆兒。細紗蒙面。月光下彷彿艷絕。笑問道。客官過渡麼。俺這船是有老例的。先把錢來。樹風道。有的有的。

說着踊身上船。那船兒登時一晃。梢婆忙用櫓穩住船。道：「你這人好生莽撞。於是微微回船。這時樹風飢疲交縈。又惟恐劉軍趕來。便一屁股坐在梢婆脚下。催促道：「快快渡過。俺多與你渡錢。」梢婆笑道：「你忙。俺還不忙哩。誰家弄慣這船兒。若非教匪們一千斷頭鬼攪的人不安生業。俺還不渡客趁錢哩。多早晚王樹風那厮一朝授首。俺便可回家安生去咧。」樹風聽了。只好乾貼眼。須臾船至中流。那梢婆停船道：「客官快把渡錢來。」樹風道：「你這婆兒好生小氣。俺一時沒帶得錢。便怎處呢？」梢婆道：「你有隨身物兒。押給俺。也是一樣。」樹風怒且笑道：「俺隨身之物。只有此刀。你一個婦人家。有甚用處。說著遞過刀來。那梢婆接刀大笑。顛了顛。一擄面蒙道：「王樹風。你這把刀。作孽非小。從此可以放下此刀咧。」樹風一望是倩霞。情知事壞。跳起來。方要奪刀。早被倩霞一刀斫翻。從艙內搶出兩名健卒。當即細縛停當。便登時回船登岸。押赴

劉營原來劉清料樹風敗後必奔重慶。所以命倩霞預伏此處。至於軟輿中的小娘兒。却是劉清預爲物色的一名貌似倩霞的鄉婦。劉清探得樹風去。却假倩霞便趁賊營空虛。一鼓而下哩。當時倩霞押轉樹風。十分讚服劉清的妙計。劉清道。兵貴神速。趁王三槐援兵不至。且速下重慶爲要。於是命文豹作爲後路。自合倩霞提大軍。連夜價直薄重慶慢表。且說三娘行刺不成。回得重慶。十分悶悶。又連日價見吳代精神恍惚。只管嚷官軍利害。想躲向僻鄉去養養精神。三娘一想。只有那花鼓婆申氏。住在城外西鄉山蛤刺裏。倒也僻靜。便即時命吳代改易衣裝。去尋申氏。三娘這裏見王三槐的援兵不至。情知秘魔山東路軍事吃緊。正在耽心。這日早晨。恰好申氏領了招兒。前來看望。三娘歎道。俺如今整日價提心跳胆。倒不如你們鄉戶自在了。申氏笑道。娘娘何不也向俺家頑頑去呢。三娘道。傻婆子。俺如今落在王三槐



手下怎能自由呢。申氏笑道。俺看娘娘。是一百個想不開。王三槐。他圖作皇上。所以不辭辛苦。娘娘却爲着甚麼。三娘聽了。慨然長歎。正這當兒。探子飛報到。樹風被擒的警聞。並劉清設計。賺奪銅鼓。三娘大驚。登時喚集各教目。傳令警備。須臾。飛探又到。言劉清親提大軍。連夜價直殺將來。各教日聞得。劉青天三字。無不面面相覷。正這當兒。忽聞城外。晝角隱隱。鼓鑿聲動。三娘大怒。正要率衆登城。左右飛報道。劉清兵馬。已距城十餘里。所過之處。我軍汎卡。不戰自潰。大半投降。三娘聽了。更不暇語。率衆登城。望去。早見來路上。塵頭大起。馬蹄蹙踏之聲。便如萬鼓駭震。須臾。旌旆飛空。錯落價卓。立不動。業已在四五里外。紮定營壘。五營四哨。各按方向。中有一桿大纛。飄起。便是劉清中營。極目一望。勢如星拱。那一片整肅光景。好不駭人。衆教匪見此陣仗。方知朝廷勢大。正在都變貌變色的指手畫腳。只見有兩名官弁。張弓

挾矢馳馬而來。直抵城壕邊。大呼道。天兵已到。降者免死。今有諭降檄文。快  
快自悟。說罷。各自張弓搭箭。射上檄文。便在城壕下。馳騁一番。方才回轡。這  
裏三娘。既見諭降檄文。忙卽燬掉。以免惑亂衆心。無奈劉青天三字。深入於  
川民心中。衆教匪自不免交頭接耳。三娘見此光景。又添了一番怙懣。當夜  
整備城守。一宿無話。次日。官軍鳴鼓而進。就平陽排開陣式。三通鼓罷。葉倩  
霞跨一匹棗騮馬。穿一身大紅蜀錦戰袍。提一桿乾紅纓的火尖鎗。磕馬抖  
轡。如一朶紅雲般飛出。直臨戰場。大呼夜叉婆。快來納命。原來倩霞。知得憚  
三娘馬上武藝了得。他是好勝性兒。所以也要顯自己馬上的能爲。當時三  
娘早已率衆出城。排開陣式。準備廝殺。既見倩霞。不由大怒道。你這瘋妮子。  
竟敢小覷於俺。於是一磕銀鬃馬。掄兩口雌雄劍。便似一條雪練般。飛到當  
場。倩霞一望三娘。結束雅淡。恍如月中素娥。惟有兩瓣金蓮。却穿着紅緞鳳

頭小鞋兒。便如胭脂點雪。十分鮮艷。當時四汪秋波。縈迴一注。本是一腔盛氣。不知怎的。倒都笑靨微舒。倩霞愁愁的用鎗一指。道。你這老婆。秀俐俐的。倒也可愛。你正該幫人作家。拈針弄線。作個奶奶娘子。那些不好。爲甚鑽在賊窩中厮混。可見你夜叉婆三字。名不虛得。你怎不學你丈夫吳代。縮項不出呢。三娘喝道。休得胡說。你這妮子。只會裝病賺人。如今撞在老娘手裏。且叫你難逃公道。倩霞笑道。公道母道。且叫你心兒內着標。於是縱馬搗鎗。向三娘分心便刺。三娘雙劍一張。方要夾住來鎗。倩霞一笑。早抽回鎗尖兒。來了個老龍亂點頭式。向三娘肚兒上。只管晃動。一絕倒。這一來。撩得三娘性起。舞劍飛馬。直取倩霞。兩人頃刻盪起征塵。來來往往。一場好殺。但見

嬌聲咤叱。玉臂縱橫。雙馬盤旋。兩陣吶喊。神鎗到處。玉龍飛寶。劍揮時丹鳳舞。花攢錦簇。陣雲翻離合神光。電掣霜飛。旗影分紅白色相。一個是無

雙俠女亂洒梨花。一個是絕世妖姬。雙旋秋水。正是抽刺勢忙。不倒金鎗。終得趣。翕張力苦。雙鉗玉剪。總吃虧。諸語作收。妙絕。

兩人這一陣酣戰。厮併八個馬蹄。翻蓋撒鉢。風團兒似來往追逐。都殺得香汗淫淫。少時霍的一分。都按轡喘息。三娘是咬着牙兒。厮望。倩霞是笑嘻嘻的一抹額道。賊婆娘。你敢再來。算你是好些的。三娘喝一聲。磕馬沖去。兩人重複交手。兩陣上看呆。轉倒靜悄悄的。但見兩騎馬攪作一團。少時倩霞喝一聲。回馬便走。方輕扭纖腰。暗按鎗鋒。要回馬取勢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三娘飛馬趕到。撒手一劍。明晃晃一道寒光。直奔倩霞頂門。好倩霞。一個鏡裏藏身。閃開去。趁一躍翻上馬背之間。兩騎馬業已頭尾相接。倩霞扭身一鎗。三娘左手寶劍亦到。只聽噹哪一聲。火星四濺。倩霞趁勢一攪鎗鋒。聽一聲。竟將那劍攪脫丈把高。三娘呀了一聲。正想回馬。好倩霞用一個順水推舟式。平

挺鎗鋒已送至三娘脅下。兩陣上喊聲大舉之間（加寫來十分精彩）三娘略扭身兒。一把拖住鎗桿。儘力子一拉。兩騎馬竟自相並。兩人右手各自持鎗一端。倩霞一手去抓三娘的腰帶。三娘一手也便抓倩霞的領衣。只兩手相接之間。不約而同的。都要右手助力。各自拋鎗的當兒。兩馬都驚。霍的一分。潑刺刺各自跑回本陣。但見官軍陣中一聲喊。長矛一舉。竟由地下挑起一支鳳頭小鞋兒。大叫道。慚三娘今天截脚。明天再來授首吧。三娘大怒。再要出陣。當不得倩霞已自率衆回營。三娘望着小鞋兒。在矛頭上。招招搖搖。好不有氣。原來那兩馬一分的時光。三娘鞋兒便已甩落咧。次日三娘暗想道。葉倩霞果然了得。俺馬上佔不得便宜。今當以步下勝他。於是匆匆結束。提劍出陣。不想那倩霞早已合他所見略同。已自笑嘻嘻結束勁健。提劍而待。指着三娘笑喝道。臭蹄子不羞。自家鞋子都踏不牢。還來張致。三娘大

怒頃刻間使個旗鼓奮劍便剝。當時雙劍既交。登時簇起兩道寒光。須臾人劍不分。化作一團白氣。要說三娘劍術。端的可觀。無奈倩霞自習得秘書後。那劍法越法神妙。不多時。三娘不支。只得虛晃一劍。敗回陣去。這裏官軍一聲喊。方要進攻。却聽得本陣鳴金。倩霞只得引軍回營。便叩所以。劉清笑道。吾已諭降賊衆。不可過逼。兩日來。吾觀賊婦。意氣不振。不出數日。定然非降則逃。又何必肉薄進攻。多殺傷我士卒呢。於是下令合圍。頃刻間。大軍分兩翼。包抄而進。將座重慶城圍得鐵桶一般。却遙作困勢。並不急攻。三娘登城一望。但見旌旗滿野。軍聲浩浩。不由浩歎而下。一面飭教衆守禦。一面想選驍卒突圍。奔赴秘魔山。去請援兵。當晚在帳中起坐不安。便悄悄提劍登城。巡視一回。但見皓月當空。城下劉軍中。刁斗聲繁。十分雄壯。三娘對月凝思。正在芳心撩亂。只聽一陣風過。夾着劉軍中一片譟聲。道。

劉青天。劉青天。佛心佛面。非等閒。飢來食我。寒來衣我。父乎父乎。忍不我顧。破斧從征。淨茲土。歸來歸來。勿跳梁。弄兵一日。還吾皇。大家同爲聖世。岷妖氛。指顧當銷亡。

一片譟聲。道烈中帶着和暢。三娘方暗驚道。劉清這俚譟。惑人得緊。幸喜教從們還不爲所動。正這當兒。忽聞城上。一處處迤邐和譟。大有四面楚譟之勢。三娘大駭。情知軍心已動。不由望着城頭皓月。暗歎道。看來王三槐大勢已去。自古恃邪弄兵。沒有不敗。但是俺怎生區處。且去探探劉營。再作道理。於是悄悄出城。施展開夜行術。直奔官軍中營。只見劉清正在大帳前。月色下。踞坐飲酒。左右人炙肉佐酒。穿梭似奔走。有許多士卒。你來我往。劉清便罵道。你們這些東西。想又嘴饞咧。紛紛離隊伍。仔細俺斫掉你頭。說着。抓起一塊炙肉。道。喂。你吃這塊。卽有個長大士卒。接去便吞。那一番得意神氣。便

如乍膺九錫。於是唵一聲。別卒齊上。都伸出大手乞肉。劉清大笑。頃刻賜肉都盡。衆士卒歡呼雷動。正這當兒。只見劉清抓過一個士卒。便是兩個耳光。衆皆大驚。正是。

結遇士卒如父子。

將兵不愧岳家風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凌虛閣火併苟文明

蠟燭尖縋險石元化

且說劉清向那士卒罵道。你得了餉。不寄家。餓着你老娘。可還是個人。下次再如此。定要斫掉你的。今天沒得肉你吃。那士卒聽了。慚愧得撒脚便跑。這裏劉清哈哈大笑。三娘覘至此。暗驚道。劉青天得士心如此。終不可敵。俺不走。還待何時。於是悄悄趲轉。次日三娘忽然稱病。分咐兩個手下教目。仔細城守。過得兩天。教匪們十分惶亂。兩教目支持不得。跑到三娘帳內。要請令。



進止。那知三娘影兒也無。却有一封字柬。留在儿上。是吾已引身遠遁。你等各自爲計。幾個字兒。於是教匪等大驚。登時紛紛潰散。兩教目無法可施。只得合集餘衆。開城迎降。當時劉清唾手克復重慶。雖是先聲奪人。善政在民。也是憚三娘能知進退。不拿着軍民的性命遭殃。不像而今的失敗軍閥。以軍民的生命。換自己的權位哩。於是劉清提兵進城。百姓等夾道歡呼。都笑道。今天老天睜眼。可還得俺們的青天來咧。不提這裏劉清。一面出示安民。分遣部下。徇下各處的教寨。一面報捷於城都。且說三娘當稱病之後。便合申氏母子。悄悄地裏易裝逃至西鄉。會着丈夫吳代。一行人索性逃至山深處。暫避一時。後來事定。吳代夫婦。方才他去。出賞營運。成了個小康人家。倒落得保其首領。白頭偕老。這也是三娘敬愛其夫。不落邪淫之報。此是後話。慢表。且說顏敏政。既得捷書。好生歡喜。恰值前些日。于益亦有捷書報來。言已

奪得牛嘴坪。因王三槐見郭建業久戰于益不下。惟恐有失秘魔山的屏蔽。沒奈何。檄譟苟文明。馳往助戰。那知苟文明與三槐不和。不肯盡力。只以防守山之西路爲名。意存觀望。只遣手下的中等兩教目。前去助戰。建業不知就裏。以爲兩教目必然勇敢可恃。便抽暇去見三槐。面稟軍事。因郭營中捉得于營中兩個細作。想悄悄偷路過去。却搜出一個蠟丸。中有秘札。其詞隱約。大概是于益命文明待時而動。去逆效順等語。建業既見此書。不敢隱匿。所以抽暇赴山。那知此書。便是于益探得王苟不和。用此反間之計。當時于益趁勢。提兵殺入郭營。兩教目那裏抵擋得住。所以輕輕奪得牛嘴坪。已進兵至余蠻淑地面。建業聞警。因余蠻淑已距山三十來里。所以馳抵該處。又自拚死相拒。當時敏政。一面書覆劉清。備極獎慰。一面調取倩霞。去助于益。又一面提取王樹風。監押起來。將個楊逢春。閒得技痒難耐。屢請差遣。顏公

只笑而不語。按下這裏。如今回筆。且說張起。自那日賭氣子逕奔秘魔山。一路暗想道。俺要刺取三槐。最好是投入山中。方好於中取事。主意既定。邁開飛腿。不兩日。已將近秘魔山。可巧路遇兩個教徒。彼此一款談。張起模模糊糊一說自己入教之意。兩教徒道。巧咧。俺正有公幹。去見教主。咱同去吧。張起也不問教主是驢是馬。跟了便走。原來這兩個教徒。是苟文明部下的。因苟文明合三槐。各不相下。所以教中人都稱爲教主。張起既見文明。那裏肯耐性作事。當晚便提刀入帳。竟刺文明。文明健跳而起。抽刀架住。大喝道。你這厮。原來是奸細。擅敢來刺俺苟文明。張起一聽。這才知是鬧搗咧。因大呼道。一個王三槐。真把人支使糊塗咧。於是拔步出帳。及至文明。飛步追出。早已影兒不見。張起這一呼。不打緊。文明登時大起疑心。便以爲是三槐遣來的刺客。從此怙懣在心。不多日。三槐檄到。命他去助郭建業。文明那肯盡力。所

以只遣兩教目去。竟失却牛嘴坪。且說三槐自雄據秘魔山以來。日以貨財聲色爲事。自恃山深。並調卡堅固。他便在裏面養尊處優。因紅英自號聖蓮女帝。他便自稱金天大帝。終日價造作神語。愚弄教徒。既見官軍勢盛。謝牛諸人。次第被擒斬。于益軍鋒已至牛嘴坪。也十分心下焦燥。這日見建業親來。呈上所獲的蠟丸秘札。三槐大怒道。怪得老苟這厮。近日越法不像模樣。原來他勾結于益。竟要反教。此獠不除。真是心腹之患。建業道。教主且慢。恐是敵人反間之計。亦未可知。過兩日。便是教主演道之期。他例應前來聽講。若不來時。可見他是心虛。然後設計除之。未晚。三槐聽了。只得按下這口鳥氣。不想次日牛嘴坪失事的警聞報來。建業大驚。忙馳赴余蠻溆。去擋于益。這裏三槐正在怒氣冲天。不想文明聞警。使人來獻計道。今官軍堪堪圍山。教主當親臨前鋒。以作士氣。所有守山事務。文明不材。願效馳驅。他這計畫。

未嘗沒理。只是三槐一聞此計。越法疑心文明。是要火併了他的山巢。去降官軍。當時大怒。對來使冷笑道。苟教目此計。倒也罷了。揪出俺去。他守山寨。好在明日是演道之日。且請他來。當面商議。於是使人匆匆回報。文明問知三槐言語情形。知三槐不聽此計。不由大掃其興。恰好連日價掠來幾個美婦。文明只顧了飲醇酒。近婦人。晝夜快活。早將聽講之事。拋在腦後。於是三槐大恨。特選了長軀多力的心腹。準備停當。過得兩天。去請文明。面議軍事。文明只當是三槐回過味兒來。要用他的計畫。便匆匆結束。只帶幾名心腹護卒。欣然而來。合三槐晤面之下。略談軍事。三槐笑道。苟兄所獻之計。甚妙。但俺還有心腹之言。只可出吾之口。入君之耳。咱們且向淩虛小閣內密談吧。原來三槐山巢中。有一座峻壯小閣。是三槐僞稱接遇神人之所。並有時在閣習靜。裏面是複壁曲室。十分幽奧。三槐廣收女教徒。凡有美色的。三槐

必詭稱此人根器深厚。法當親聞神人傳道。於是誘至閣中。恣其淫媾。尋常價。是無人敢登此閣的。當時文明不知就裏。隨三槐昂然登閣。只見閣裏面寬廠精緻。寂無一人。此時三槐忽作出一副嚴厲神氣。向那白衣神像前。頓耳。偏僂了半晌。猛然噉應一聲。轉向文明道。神人有語。苟文明犯有大罪。法當跪聽宣佈。文明一驚。却又大笑道。王教主。你這便不對。你我都是創教的人。這等把戲。你如何反來欺俺。三槐大喝道。甚麼欺你。神人說你私通官軍。罪惡甚大。現有于益與你的蠟丸秘扎爲證。說罷。取秘扎。拋與文明。文明既駭且怒。然而却神色坦然。在三槐若能察顏觀色。當時便立辨真僞。無奈他先蓄了疑念。那裏還有觀察的仔細。但見文明看罷秘扎。只氣得呼呼冷笑。反握拳抵几道。王教主。不瞞你說。俺便是私通官軍。你又當怎樣呢。三槐怒極。猛跳起。一扣複壁。文明情知有變。突的一個烏龍探爪。隔几躡過去。便抓

三槐三槐一閃身。猛飛一脚。哧喳聲。几翻於地。兩人正在撲跳。一聲喊。伏卒盡起。鐵膊如林。爭向文明。文明轉身。便奮起拳脚。從伏卒中冲將出來。要奔閣門。不想閣門邊。伏有一卒。此人頗有笨力。猛的搶出來。捉住文明。文明用一個鯉魚打挺式。掙脫敵手。方一足躍登閣門外的欄檻。後面三槐業已搶到。一把撲去。本想拖下文明。不想去得勢猛。文明忙閃之間。早已頭上脚下。翻跌下去。你想那閣高可數十丈。文明縱有聳躍能爲。也難逃一命咧。當時閣上亂定。所有文明的心腹護卒。盡數殺掉。三槐立遣別個教目。馳入文明軍中。代將其衆。事方就緒。重慶被官軍克復之警聞。又早報到。並且樹風被擒。憚三娘不知下落。三槐一聽。真賽如高樓失脚。正要親赴余蠻淑。去助建業。不想警報頻來。郭建業已經退向山下頭卡。忙忙禦抵。原來葉倩霞已到于營。那建業支持于益。本已勉強。何況又加上個倩霞呢。當時三槐得報。只

急得頓足搔首。沒奈何。跑向頭卡一望。只見漫山遍野。都是官軍。業已遙作包圍之勢。幸得卡關險隘。建業督衆。竭力守備。一時間不能抵禦。三槐覘望良久。見教衆們頗現恐懼之色。因大笑道。神人有語。此輩官軍。都是此山下在劫之人。不出數日。均當灰飛烟滅。於是一面命建業竭力守禦。一面回山寨。大集教衆。又假託神語。激勵人心。衆教徒被惑已深。果然都踊躍從命。那二卡三卡之間。都選驍悍教目把守。惟有山後。有一最險所在。名爲蠟燭尖。壁立直上。絕無途徑。却正當山寨之後。三槐因那裏非人踪所到。也就不設準備。且說郭建業。連日價守禦頭卡。只辦得一個守勢。更不敢臨陣交鋒。于益等督率官軍。十分踊躍。礮樓雖險。無奈于葉兩人。飛躍的本領驚人。劍光到處。守礮樓的悍目等。登時頭落。不消三五日。卡關外所有礮樓。盡皆摧破。衆教匪尸骸遍地。與死傷的官軍。也就十分可慘。官軍進逼。直到卡關。建



業駭怒之下。只得殺下關來。拚命迎敵。大戰兩場。依然敗回。于益等奪得頭卡。勢如破竹。直抵三卡。那一帶寨圩。越法的堅固異常。建業拚命抵禦之下。兩下裏死人如麻。于益歎道。教衆負隅。彼此間多傷生命。俺學道之人。沒來由却干預此事。都是霞姑強俺出山所致哩。倩霞笑道。于叔叔且莫瞞怨。俺近兩日來。探看山前後的形勢。已得破敵之策。只須從山後入去。火攻山寨。敵人自亂。因如此這般。一說所見。于益欣然道。如此霞姑且去細探道徑。大家設法兒。不提這裏于益姑且按兵。一面使人傳佈劉清的俚調。以亂敵心。且說倩霞。扮作個村姑模樣。身藏寶劍。一逕的悄赴山後。燧燭尖高峯之下。端相冒險的道徑。只見那山峯。便如天柱一般。只距離數丈高下。多生叢樹。遠望去。又如一座寶塔。峯頂上雪嵐迴合。隱隱露出個極峻削的尖兒。直然的路徑都絕。猿鳥絕迹。倩霞徘徊良久。沒作理會處。正在仰首沉吟。只聽背

後有人喊道。呀。你這位娘子。好生大胆。如何自家到此亂走。倩霞回望。猛吃一驚。只見背後來人。十分怪相。生得骨瘦如柴。雙瞳閃綠。頰面上長毛穆穆。絕似猢猻。手內柱着一支鐵杖。匆匆而來。倩霞暗作準備。一面却笑道。俺是近村婦人。迷途至此。難道此地。多有野獸傷人麼。那人笑道。雖沒得野獸。近日却有個野人。專以在左近山村。搶吃搶喝。攪得四鄰不安。俺前天從峯頂採茶回頭。却被那廝。路劫了去。俺今探得那廝。就在前面不遠一帶森林裏藏伏。所以想去捉獲他。你這娘子。快躲開吧。倩霞聽那人說從峯頂回頭。不由心中一動。因隨口道。俺跟你去。瞧瞧野人如何。那人笑道。娘子不害怕。去瞧瞧也使得。却須隱藏在妥當所在。不然。他若傷犯你。俺可不管。倩霞笑道。就是吧。於是隨那人迤邐向前。一二里之遙。早望見一片森林。那人到此。方在穿林撩草。一面回顧倩霞道。娘子。且登高樹。看俺引他出來。方要囁唇胡

哨。只聽森林內。哈哈狂笑。突的風也似跳出一個野人。亂髮四飛。衣衫不整。面目上塵垢堆滿。只露着灼灼雙睛。手舞一株帶枝葉的小樹。不容分說。直搶將來。那人鐵杖一舉。剛要放對。倩霞仔細一看。失聲道。張起。你如何撞到這裏。又這等模樣。於是拔劍上前。隔開兩人。那人怒道。你這娘兒。獨身仗劍。準是山寨裏的教匪們。須知俺石某。天生天養。獨往獨來。自小兒沒怕過人哩。倩霞笑道。你且慢吵。俺並非山寨中人。此人名叫起張。亦非野人。老兄家在那裏。可容借一步說話麼。這時起張。忙跑過來。合倩霞廝見。又向那人。唱個大諾。那人轉身引路。曲折走去。須臾。抵一墳墓之所。只有兩間草房兒。那人遜客入內。裏面是草榻木几。壁上懸掛獸皮之類。大家落坐。張起先具述賭氣子跑出。想刺三槐。却誤刺文明一段事。原來張起。自誤刺文明逃出後。只在秘魔山後一帶。探尋入山寨的道路。爲日既久。不免形容狼狽。類似野

人只得就山村人家。抓搶充飢。雖聞得山前有官軍勦賊。他也不曉得是從那路來的。只想刺殺三槐。他方賭過那口氣來。倩霞聽了。不由大笑。便一述山前官軍的情形。那人聽了。望着倩霞。十分驚異。因一述自己來歷。原來他姓石。名元化。生有異相。登高升險。捷疾如飛。從前某村中。有一處女。一日山行。忽爲一老猿所污。歸而得孕。便生下元化。從他懷孕時。已爲父母所逐。既生元化。適在山中。因指石爲姓。後來石母逝世。元化便負土成墳。自己也廬墓此間。相守不去。只以逐獵禽獸。並採那蠟燭尖上所生的異茶。自給。當時元化述罷。便炊黍供客。談笑間十分直爽。倩霞心有所觸。便笑道。你這般一個男子家。倘從俺至官軍中。何愁不建功立業。尋個出身。不强如老死山中麼。元化笑道。俺在此有吃有喝。天不束地。不管守俺老娘一輩子。却不是好。誰耐煩去尋甚麼出身。你看額經略。官位雖尊。一肚皮憂勞軍事。料想還不

如俺自在哩。說罷哈哈大笑。倩霞暗道：此人不但有些豪俠之氣，還孝心得很。因笑道：你孤另另住在此間，不怕教徒們來擾麼？元化笑道：俺是不好尋他們的晦氣，所以不去理他們。他們倘若來攪俺，頃刻直上峯頂，怕他怎的？倩霞忙道：那樣高峻的峯頂，又無道路，你怎的上去呢？元化笑道：好叫娘子得知那峯頂，俺常去採茶，且是跑得溜熟。娘子要知怎的上去，且看此物說着。從東壁下草筐中，取出一盤黃而且亮的堅韌草繩，抖開來，約有十餘丈長。其細如筋，其堅如絲，用手顛一顛，甚是輕鬆便利。元化道：此種異草，他處所無。這便是俺登峯的長梯。於是一說用此草繩之法，倩霞一聽，只喜得合不攏嘴。料元化是正氣豪俠的一流人。於是一說自己窺探蠟燭峯之意，元化慨然道：俺雖是草野之人，食毛踐土，理當報效皇家。娘子便去知會山前官軍，明天咱便行事，何如？倩霞大悅，當即暫轉于營，一述所見，並破敵之計。

于益大悅道。便是如此。俺但看賊寨後火起。即便力攻賊寨便了。不題這裏。暗傳號令。命各隊兵弁。準備明晚廝殺。且說倩霞。連夜價挑選了十名輕捷。有胆量的健卒。各携短刀。悄悄的。蹓回燭燭峯下。就元化家。略爲歇息。業已。日色過午。元化道。事不宜遲。上得峯頂。還須取路下去。就寨後覓地埋伏。哩。倩霞想惑亂敵人的耳目。便將所帶來的衣裝等。與張起打扮起來。須臾。扮好。是頭戴假赤髮。身穿飛燄紋的黃衣褲。臉上用硃色。塗得鬼怪一般。手執一面小紅旗。便如火神爺座下鬼使。只差着沒架火鴉鵲。大家見了。都笑。於是各佩短刀。携了火種。由元化携了草繩。並一具大鐵鈎。一行人蹓至燭燭峯下。張起不管好歹。見元化將鈎兒繫在繩端。便搶將過來。向峯上一堆叢樹間。便拋。只聽嘩的一聲。繩兒只上去丈把高。便落下來。元化笑道。俺習拋此繩。少說着也有三年苦功。你一個生虎兒。如何來得。於是蹓過去。接繩在

手略爲定息。便如用索鞭一般。盤旋收放。須臾舞弄圓滿。猛的挫身蓄勢。趁一躍之間。放手向上一拋。說也奇怪。但見那繩兒脫手直上。勢如長虹。拍的一聲。那鉤兒早掛在上面。一株大樹的橫柯上。繩兒下垂。恰及於地。大家見了。無不稱奇。元化却笑道。張老兄。你先上去。挈繫大家吧。張起一縮頸兒。大家一笑之間。元化聳身攀繩。便如蜘蛛戲絲一般。竟自手移足隨。盤旋而上。彈指之間。已達橫柯。便跨坐停當。依次價援繫衆人。那草繩收放半晌。倩霞已次第都上。各自攀援叢樹。存住身體。於是元化由橫柯上。向上面叢樹。再爲拋掛繩兒。大衆又如前法。陸續上升。話休煩絮。如此七八級。方到頂峯。其中有一健卒。心搖目眩。偶一失手。竟自一落千丈。倩霞甚爲太息。就峯頂舉目四望。真是置身天外。下望山寨。十分瞭然。峯頂上大可數畝。野茶樹甚多。却有極峻險的鳥道。可通峯下。便正是賊寨後的後身兒。倩霞吐舌道。此峯

險峻如此。石老兄上既不易。下却也難。元化笑道。俺有拋鉤之法。還有摘鈞之法。依然可以縋繩下去。振繩一頓。其鈞便脫哩。於是藏繩峯頂。準備事後再取。由元化當頭引路。一行人直下峯頂。說不盡的攀援之險。既至峯下。業已日色平西。那山寨後的道路。元化熟習得很。當卽分頭埋伏停當。專待夜間行事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郭建業拒守三卡。連日酣戰。並見教衆們。每每的互相耳語。情知官軍勢大。教衆動搖。便向三槐道。今事體已急。教主當大出金賞。以勵士氣。或能拒退于益。然後團結各處的教衆。重整旗鼓。三槐聽了。默然不語。建業太息而出。又拒守了兩日。忽見官軍按兵不動。三槐驚魂稍定。便又在淩虛閣上。縱其淫樂。建業歎道。看此光景。吾輩不知死所了。這夜晚上。便進見三槐道。敵人忽然緩攻。必有詭計。教主豈可便自大意。這時三槐正斜倚隱囊。背後有兩個媳婦子。給他捶腿。左右有兩個長大教目。雄赳赳



佩刀侍立三槐。打個呵欠。指着兩教目道。俺已命他等準備好。喇如事有不測。便當暫投湖北陳教主處。再作道理。建業大驚道。不可。不可。教主捨自己根基。投他人宇下。已爲失算。況且近日額某進兵神速。陳教主自顧不暇。焉能庇人。正說着。忽聞寨後隱隱喧譁。三槐都不理會。却目視壁劍道。今晚且自快樂。待吾明日。作起因風起霧之法。殺退官軍便了。建業頓足道。小術終不可恃。咱教中起事以來。何嘗不屢試法術。又濟得甚事呢。（虛寫教匪弄邪。補筆完密。）正這當兒。忽的一陣長風吹處。隱挾着寨後吶喊之聲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突的紅光閃處。照得腮脯都紅。建業驚道。那裏火起呀。方要拔步去望。忽聽得三卡上。殺喊連天。人聲如沸。建業駭極。方一脚踏出廳門。只見左右飛報道。不好了。如今寨後起了神火。各處都着。並有三個神道模樣的人。領了一隊健卒。飛着殺人。一個是仙女模樣。一個是火神鬼判模樣。還有

一個賽如猿猴。三個神道。正在飛騰亂殺哩。建業大驚。正是。

莫訝飛騰顯神道。會看指顧淨山砦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雙俠計破秘魔寨

三雄會戰士元坡

且說建業聞報大驚。不暇去望寨後。剛要飛奔三卡。一轉身之間。却合一人。撞個滿懷。正是三槐提劍跑出。建業忙道。教主且去防備寨後。小可急須拒敵去哩。說罷。匆匆便走。這裏三槐率兩教目。飛奔後寨。抬頭一望。業已火勢冲天。一處處隊幕都着。遠近高下。直接寨後。果見烈燄彌天。有三五人飛躍趕殺。那刀劍之光。一瞥一閃。便如穿雲疾電一般。衆教徒亂喊亂躡。頃刻大闕。三槐奔走怔望之中。瞥見一個飛行女子。逐一隊教徒們。奔向寨右。三槐轉怒。方要提劍趕去。忽聞背後。雷也似喝道。看刀吧。眼前小紅旗兒一晃。

忽的飛到一個赤髮鬼使。不容分說。向三槐舉刀便剝。三槐一劍格去。正要放對。只聽三卡上。震天價一聲響亮。紅衣炮轟震如雷。接着便聽得兵匪吶喊。哭號震天。三槐大驚。顧不得再鬥鬼使。急返身領衆。奔向三卡。早見教衆們。勢如山倒。潮水也似敗下來。中有一人。倒提朴刀。血污滿身。飛步跑來。三槐急望去。正是建業。此時山寨中。火光蒸天。價紅。建業背後。官軍趕殺如雷。一齊大呼道。天兵已到。降者免死。三槐情知事壞。便合建業。一抹頭。從斜刺裏。混入奔潰的教衆。此時左右護侍的。只有兩名驍悍教目。並一隊心腹教徒。約有數百人。不提三槐。匆匆逃出山寨。且說于益。殺破三卡。提大軍逕入山寨。會合了倩霞等。一面撲滅餘火。一面收撫願降的教衆。倩霞道。三槐在逃。急須追搜。才是。于益笑道。前些日。經略知蜀匪勢蹙。已有密示到來。預料三槐。必將奔鄂。已在扼要所在。遣人準備。咱只料理此間各處的股匪便了。

因將那扼要所在一說。倩霞大喜。張起却一聲不響。少時却匆匆趲出。于益等忙碌事務。誰也沒理會。便安置教衆。簿籍寨中的金費糧械。並發放許多的被難子女。又從淩虛閣中抄出許多的違禁物品。一面飛書向成都報捷。一面催牛釀酒。大犒士卒。一尋張起。却又影兒不見。這日事務稍暇。于益便在淩虛閣上置酒。與石元化把盞慶功。酒至三巡。十分款洽。倩霞笑道。石老兄建此奇功。定蒙朝廷爵賞。因顧于益道。便是于叔的老道也。恐當不成。咧。于益撫掌大笑之間。元化却道。俺天生天養。只知守着俺那土中的老娘。朝廷爵賞。只好賜與別個。此時于益四望閣外。但見羣峯蒼莽。空翠撲人。不覺翛然意遠。得意忘言。執了一盞酒。欣眺風景。半晌不語。只顧嘻開口。連連點頭。少時却笑顧倩霞道。俺此番出山。都因你生拖活拽。然而俺的老道。却那個也奪不得哩。倩霞笑道。嘻嘻。于老叔又要着魔咧。於是一陣歡笑。當即罷。

酒。元化辭去。于益倩霞挽留不得。便親送至燈燭尖峯頂。但見元化縋繩而下。果然能振繩摘鈎。不由相與歎爲異人。過得兩日。事務稍暇。于益便帶了一個從人。去致謝元化。由前山取道。逕去行至半途。忽命從人轉回。寄語倩霞。小心軍事。倩霞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不想過得兩日。于益竟不轉來。倩霞親向元化處一問。于益却不曾到此。倩霞料得有異。回檢于益裝篋。却得詩一首。道。

鍊氣餐霞志未償。勳名躍馬亦荒唐。自憐差勝姚平仲。一劍功成報我皇。倩霞得詩。恍然知于益是遁跡入道。太息一番。只得飛報顏公。且自收束軍事。不題。且說王三槐等。從亂軍中。逃出秘魔山。一路上步騎相襍。衆教徒一步一歎。離山不遠。業已逃散了大半。幸得建業合兩教日。竭力維持。三槐馬上顧盼。好不頹氣。因向建業歎道。俺創教數年。不想竟有今日。維今之計。只

好且取道奔向鄂中。只是大路上官軍來往。且恐後面追軍或至。這便怎處。建業道大路上。或有不虞。只好從僻道。直奔宜昌地面的金沙坪。從那裏入鄂。倒也方便。但恐陳教主那裏。也是戰事吃緊。三槐道事急投人。也說不得。且看事作事。他那裏若駐腳不得。咱再轉向陝中。兩人馬上嗟歎。想定了無聊主意。一行人轉就僻道。所過之處。合該村民遭殃。搶掠胡爲。自不消說。幸得後面沒得追軍。三槐心下少安。便又假託神語。以安衆心。這日行抵金沙坪。只見兩山夾道。中通一徑。長松密樾。亂草荒荆。彌望皆是。轉過一帶長林。教徒們奔走辛苦。聲聲嗟怨。三槐却大笑道。人都說顏敏政善能料事。若在此伏兵。咱大家那裏逃得。一聲未盡。只聽前山隘間。一聲鼓起。突的豎起一面紅旗。上書斗大一個滕字。畫角鳴處。早閃出一隊刀牌步卒。騰越如飛。着地捲來。當頭一人橫道大叫道。俺滕蒼奉經略之命。在此恭候多時。說罷。刀

光如雪。飛舞搶來。三槐大驚。幾乎墮馬。衆教徒一聲喊。回頭便捲之間。只聽長林內。鼓聲又起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早見一面大旗。上書楊字。從林內捲舞而出。當頭一人。英風凜凜。手撚扑刀。領一隊長鎗步卒。大呼道。王三槐。王八口的。快來納命。識得俺西蜀楊逢春麼。建業大怒。急叫道。教主勿驚。看俺斬掉這厮。於是飛馬挺鎗。率衆搶路。這裏三槐正在張皇。後面滕蒼業已趕到。兩個驍悍教目。雙馬齊出。滕蒼刀光起處。先將一個斫翻。三槐一驚。跌於馬下。刀牌卒一擁去捉。三槐却健跳起來。狠命的向深草中一鑽。頃刻一股羊角風起。蓬蓬然吹向山隘。刀牌卒尋向深草。却不見三槐。這時滕蒼早殺掉兩個教目。去助逢春。只見建業舞動一條鎗。正合逢春拚命廝殺。於是挺刀搶上。這一來。分明是兩支猛虎。在建業馬前後盤旋。驍建業武功通天。也有些招架不來。咧。然而建業志在必死。酣戰滕楊精神轉奮。正這當兒。只見殘

餘的衆教徒紛紛投械。號泣願降。建業長歎一聲。一兜馬跳出圈子。大呼道。郭建業今日殉教而死。由你們獻首慶功去吧。說罷。掉轉鎗鋒。向咽喉只一搥。登時尸橫馬下。滕楊見了。不由都點頭讚嘆。憐建業是個男子。卽命手下人埋尸道旁。免其梟首。急會合手下。搜尋三槐。只是不見。逢春正在焦燥。只見歸降的教徒道。俺等被王三槐所惑。深恨他誤却許多人。那三槐會使障目邪法。能從風隱身遠遁。或者逃向前路。亦未可知。滕蒼正沒作理會處。刀牌卒等。却一說羊角風起之故。逢春噪道。如此說。快向前去尋。正要會合隊伍。趕向前面山隘。只見前面步卒一聲喊。就要列隊冲去。滕蒼等望時。却見遠遠的一個火神鬼使般的怪物。橫掬着一人。如飛跑來。及至近前。却是張起。滕楊等出其不意。各吃一驚。忙止住步卒們跑上去。一拖張起。那知張起走得勢發。兩腿如飛。並且哈哈狂笑。直將滕楊拖出老遠。虧得逢春攀住一



株大樹。方將張起脚步止住。一看所擄之人。並非別個。就是那混亂西蜀。自號金天大帝的王三槐。業已被縛得草把子一般。昏頭搭腦咧。於是滕楊大悅。先草草一問張起。怎的捉得三槐。張起從賭氣子去刺三槐述起。直至大破秘魔山寨。然後述及捉得三槐之由。原來張起聽于益說出金沙坪。是扼要所在。便悄沒聲的。直趕將來。不想他舉步如飛。早抄到三槐以前。過得金沙坪。他也不曉得。想向人探問地名。無奈他那模樣兒。十分奇怪。土人見了。紛紛藏躲。後來好不容易拖住人。一問地名。方知已過得金沙坪百餘來里咧。於是唾一口。從新跑回。正在發開脚。雲催霧騰。只見一個小旋風。蓬蓬而來。張起罵道。合該老張喪氣。走個道兒。也遇着甚麼妖神邪鬼。（俗謂旋風中必有邪祟。）難道俺老張怕你不成。聲盡處。只見那旋風。略一凝駐。忽似閃道一般。從斜刺裏就要飛去。張起大笑道。好奇怪。你既躲俺。俺偏要合你頑。

頑。於是略一側身。迎風直上。只聽砰的一聲。旋風立散。中有一人。大叫而倒。業已神識迷惘。只模糊囁語道。教友們殺呀。神人有語。俺王三槐終有天命的。張起仔細一看。只樂得手舞足蹈。於是縛好三槐。掙起來便奔歸路。原想捉交于益等。不想恰遇滕楊。滕楊聽罷大悅。便也述出來此之故。原來楊逢春。既閒在顏公麾下。累請差遣。顏公只說有待。過了些日。累得于益的捷報。顏公向逢春道。吾料三槐窮蹙。必將奔鄂。將軍可領一隊健卒。就金沙坪地面埋伏。擒獲於他。此係擒渠重任。端須仔細。逢春大喜。踊躍便行。不想逢春到得金沙坪。滕蒼已早在那裏。當時兩人晤面。各述原委。並驚歎額顏兩公所見略同。原來滕蒼往返七盤谷。潛運金貲寶物。不消半月光景。業已竣事。一清道。吾事已畢。請從此辭。滕蒼道。先生豈可便去。且同回額公大營。再定行止。一清笑道。不必如此。滕兄轉去。但爲我寄語額公。定亂之時。少減殺戮。

便了。滕蒼聽了。十分戀戀。便道。先生既無志功名。何妨少待一晤令媛呢。一清道兒。女子事。吾已安置妥當。何必牽掛。於是領了那蒼猿。別過滕蒼。竟自飄然而去。這裏滕蒼。悵望良久。只得暗暗囑咐李七袁柱。瞅空兒投赴額營。便一逕的回見額公。具言所事已畢。並述一清隱去之狀。額公聽了。十分稱嘆。便總覈所得金貲。以應軍需。後來那七盤谷地面。土人還互相誇詫。有陳二寡婦窟藏的許多奇珍異寶。每當月明風靜。金銀氣上燭霄漢。並說有陳二寡婦的珠履一雙。藏久通靈。化爲一雙白燕。每每翱翔空際。遇着有福氣的人。便疴屎下來。質是絕大明珠。這許多的財迷話。無稽語。雖無足深論。亦可見當年陳二寡婦豪奢淫縱。可謂絕世人妖了。當時額公已料定三槐勢敗。必將竄鄂。所以命滕蒼馳赴金沙坪截擒。可巧逢春亦到。滕楊述罷。張起樂得打跌。因向逢春叩頭道。小人無端合您嘔了一場氣。因爲不甘蠢材兩

字。想去刺取三槐。不想誤打誤撞。倒弄個了活的。今便交給您。向顏大人報功去。逢春大笑道。看來你還是個蠢材。顏大人亦聽經略節制。這三槐要犯。應交與滕爺。押赴經略處。才是。滕蒼道。楊兄此話。殊爲得體。你主僕大功一件。算是有在這裏了。張起道。甚麼功不功。俺這場氣。總算沒白嘔。就得咧。於是滕楊分手。匆匆價各奔回路。不題逢春率張起等。轉復成都。報命顏公。復奉顏公之命。協同倩霞。搜勤川中各小股餘匪。且說滕蒼押了王三槐。星夜價回見額公。具叙所以。額公大悅。一面價飛章奏捷。一面張貼告諭。曉示遠近。卽命滕蒼馳赴遇春軍中。協助進剿。鄂中教匪。聞知三槐被擒。不由大震。這時梁國安在士元坡。合吳興禮屢次交戰。相持日久。興禮勇雖不足。却机智有餘。頗能守禦。不想紅英近來因軍事棘手。嬌性越法燥烈。每每使人結責興禮。玩忽退敵。又命個心腹狡童。去監視其軍。興禮不悅。越法合國安。

虛相周旋。及至三槐就擒的警聞報到。興禮暗歎道。教中勢衰。俺再不去也。虛負鬼谷子三字咧。於是向兩狡童撒個瞞天大謊。假稱趁黑夜去劫敵營。竟領了一隊心腹。悄悄逃去。後來亂定之後。江湖間有個自稱鬼谷子的星士。鬚髮皓白。甚能健談。當年教匪之亂。人都疑是吳興禮。此是後話慢表。且說當時兩狡童。得知興禮逃去。只嚇得屁滾尿流。幸喜梁國安不曾覺得。便飛稟紅英。請令定奪。紅英大驚。便自赴荊花堡拒敵。卽命田祿馳赴士元坡。以禦國安。方安置停當。正是膝蒼到遇春軍中的當兒。遇春道。今蜀匪將定。勢當合兵進剿。咱便先下荊花堡。直薄襄陽如何。好在近日湯無畏有密信。聲稱將取道抄襲襄陽的後路。如此。必能收前後夾擊之效。林樾笑道。湯軍襲取後路。當需時日。今仍當先破士元坡。以免牽掣我軍。況此時賊中健者。只有冷田祿。此人就擒。紅英無能爲矣。遇春道。先生說好便好。旣如此。遇春

還須親自一行。向田祿作最後之忠告。倘他能覺悟投誠。也不枉俺同學一場。林樾聽了。十分稱歎。登時下令。命戚雄孟揚。連日價輪流進攻荊花堡。絆住紅英。滕蒼遇春。却悄悄馳赴士元堡。以助國安。到得那裏。却恰值田祿驍勇。國安已輸却兩陣。當時大家晤面。各自欣喜。次日。三人結束整齊。正要前去搦戰。人報田祿業已引衆殺來。於是門旗開處。三人縱馬而出。左有滕蒼。右有梁國安。遇春居中。望見田祿橫刀躍馬。依然是往日的風姿。却是氣色不華。想是爲酒色所困。遇春不由慨然道。冷田祿。你失却信義。詭計陷人。俺楊遇春。命不該絕。依然好端端在這裏。可見是朝廷威德。非爾輩亂徒所能侮。今俺念同學之誼。不忍你終陷迷途。你如能覺悟投誠。俺還能在經略面前。保你不死。不然。國有常刑。作亂者必誅。你可早早醒悟。說罷。滿面懇摯之色。原來遇春出險。並七盤谷失却窟藏之事。這時紅英等。早已知得咧。因爲

李七袁柱。瞅空兒逃投額營。那袁柱以酒爲命。帶着個酒葫蘆。一路上且行且飲。飲得兩條腿子軟軟的。未免一下子落了後咧。恰好同伴卡卒等。覺得袁柱在逃。追將下來。一索網翻。押赴該管。刑訊之下。袁柱醇醺醺的。便將滕葉兩人所作一段事。和盤托出。紅英聞報大驚。深怨田祿疎忽。袁柱死掉。不消說。便連同伴卡卒。也都被袁柱牽連而死哩。當時田祿瞪起兇睛。大喝道。楊時齋。休得巧言。俺合你交義久絕。昔友今敵。俺既投身教中。豈可反覆無常。你下得毒手。竊人寶藏。還有甚面目。講說信義。說罷。磕動坐下馬。挺一桿三脊長矛。直殺過來。只見遇春身旁。一聲大叱。恍如晴天霹靂。便有一將。掄動長刀。縱馬而出。正是。

義聲昔動襄陽郡。

豪氣今看梁國安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

士元坡滕蒼刺賊渠

獲鹿岡田祿遭淫報

且說冷田祿挺矛殺來。早激怒那爲主復仇的梁國安。掄動長刀。噴目大吐道。冷田祿賊奴。害人家室。煽動教亂。豺狼蛇蝎之輩。還不早來納命。說罷。長刀旋風。直取田祿。兩馬既交。刀矛並舉。國安是誓復主仇。捨死忘生。田祿是抖擻精神。逞雄負氣。但見閃閃刀光。裹住了颼颼矛影。兩陣上戰鼓頻催。吶喊連天。大戰數十回合。正在難解難分。那滕蒼長嘯一聲。掄動兩口鑌鐵長刀。從斜刺裏飛馬助戰。刀光起處。矛影立分。好田祿並不懼怯。你看他使動長矛。風旋電掣。前格後拒。解數滿身。好不輕倩靈妙。三騎馬盤旋大戰。望得個遇春神遊象外。忽想起當年學塾習藝。冷田祿那番矯捷光景。並且這時遇春已知于益遁跡入道。越法的觸動感慨。於是縱馬大呼道。冷老弟。且住手。難道遇兄的許多忠告。你終不見納麼。田祿大喝道。那個是你老弟。且待



俺殺到北京。連你那皇帝老兒。都斫掉頭。一句話。激怒遇春。這才劍眉一挑。挺鎗殺上。端的怎生光景。但見。

四馬盤旋起陣雲。刀矛交處亂紛紛。士元坡下爭雄日。太息同門邪正分。遇春這一助戰。使開了一條鎗。神出鬼沒。田祿雖勇。本已難當。況且梁國安義憤填膺。銳不可當。再加上滕蒼。兩口鑕鐵刀。也不是省事的主兒。那田祿雖武功通天。也難逃公道了。於是虛晃一矛。敗回陣去。賊陣上射住陣腳。兩下裏。暫且收兵。國安回得營來。氣吼吼的道。咱大家再力戰一會兒。那厮就擒也。未可知。遇春笑道。此人武功。不同尋常。容俺慢慢想擒他之策。並且他來去如風。還須防他暗作手脚。便忙傳語營衆。夜間仔細。不想三鼓以後。果然營衆喧譁。遇春下令。妄動者斬。却見一縷白氣。在空中欲下不下。遇春仗劍大笑。舉手一招。那白氣却瞥然而去。營衆不由都稱奇道。怪以爲教匪邪。

法遇春道。此並非邪法。凡運劍神速。便能不見人的身形。這就是冷田祿來作手脚。見俺準備。所以便去。衆人聽了。都各吃驚。於是連日酣戰之間。遇春已暗暗踏明襲取襄陽的一條僻徑。因向滕梁道。咱只須假襲襄陽。田祿定然追截。垂他營壘空虛。可以一鼓而下。便向滕梁道。你兩人只須如此。田祿勢當腹背受敵。或能成擒。亦未可知。且慢表滕梁稱善。分頭準備。且說田祿連日價酣戰勁敵。十分氣憤。沒得消遣。只派人掠取婦女。把來作樂。一日掠得一個媳婦子。眉目之間。狠像他昔年所污的徐大戶家新婦賈素姐兒。喚起下文對頭兒。以見惡報可畏。田祿大悅。正

只見左右飛報。道不好了。楊遇春引一彪軍馬。取僻道。暗襲襄陽去了。田祿大怒。沒奈何。一面分咐手下驍目等。準備敵人搶營。一面引衆便趕。不多時。果然見僻道前頭。塵埃隱隱。少時

趕到田祿見襲軍。果是遇春的旗幟。於是大呼而進。便見襲軍將尾作首。霍的一分。中有一人。飛馬掄刀。直取田祿。却是滕蒼。這一來。田祿見非遇春。不由心下着忙。原來他因聞遇春去襲襄陽。料得驍目等。還能以抗敵。滕梁本營不致有失。今見來人是滕蒼。便知遇春定要趁虛攻下本營。心中着急。狼不得一矛了。却滕蒼好去奔救本營。那知滕蒼兩柄刀。且是風也似裏將上來。兩人大呼酣戰。百十回合。田祿轉怒。喝聲起處。手法一變。一條矛儼似虬龍。翻飛捲舞。滕蒼一見。暗暗喝彩。那田祿正抖擻精神。賣弄本領。只聽背後。吶喊連天。飛也似捲到一彪兵馬。爲有一將。正是遇春。挺鎗大叫道。冷田祿。你本營已失。還不下馬投降。田祿既驚且怒。把心一橫。抖動長矛。劃開滕蒼刀鋒。霍的兜轉馬。向遇春分心便刺。颼颼颼。一連幾下。直取要害。遇春見田祿這等兇頑。知他向善之机已絕。慨憤之下。不由長嘯一聲。還鎗接戰。這才

放出平生本領。要捉拿田祿。正是。

神鎗到處鬼神號。立一家風氣自高。一念正邪分虎鼠。會看麟閣姓名標。遇春這一放手大戰。連滕蒼都看得呆了。但見兩騎馬攪作一團。田祿是奮呼無前。遇春是從容不迫。看到好處。不由飛馬助戰。這一來。兩下來攻。只殺得田祿。大汗如澆。吁吁氣喘。你道田祿此戰。爲何不濟。原來他那會子。方合

真刀真鎗。但精神氣力之所費。及馳

騁戰場。何況遇春。認定他甘心作賊。忠義所激。下手無情。田祿安得不敗呢。於是田祿自知不妙。一陣價手忙脚亂。方使開一個解數。盪開遇春鎗鋒。從斜刺裏。磕馬要跑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滕蒼右手刀起處。喝聲着。田祿忙閃開刀鋒。挺矛欲冲之間。滕蒼一翻左腕。刀鋒兒又奔向田祿肩頭。哧一聲。刺中肩窩。田祿大叫。翻身落馬。滕楊大呼。雙馬齊搶去。那知田祿撒手一矛。接着便

颼颼兩鏢。趁勢跳起來。冲出重圍。竟自影兒不見。只贖了許多教匪。亂喊亂躡。遇春下令。不必多殺。便合滕蒼領衆回得士元坡。一面檢點所降的教衆。一面專候國安的捷音。原來遇春趁田祿追趕襲軍之際。早已輕輕破得他的本營。所以隨後殺來。合滕蒼前後夾攻。這便叫逗虎奪窩之計。且說田祿急忙忙闖出重圍。只覺肩頭上痛不可當。鮮血流溢。便裂下一塊衣襟。草草紮裹。此時身邊只贖了一柄七寶鑲嵌的短七首。田祿落荒奔走一回。不由連連歎氣。仔細一看。已將近獲鹿岡地面。這所在北通襄陽。西至荆花堡。是個小小的岔道兒。田祿暗想。失却士元坡。無面去見紅英。不如且奔襄陽。見了柳方中。再作計議。主意既定。一路上咳聲歎氣。須臾到得獲鹿岡。業已日色平西。上得崗來。回望那士元坡。還似乎塵埃漲天。殺聲隱隱。田祿長歎一聲。正要下岡。只聽土阜後一聲號炮。飛上半天。霍的閃出一隊步卒。當頭一

人。手撚扑刀。大踏步直搶將來。剔起雙眉。目眦欲裂。大喝道。冷田祿。那裏走。今日須還俺主人的命來。田祿見是梁國安。登時一股驚憤之氣。直徹肩窩。疼如刀割。沒奈何。拔出匕首。大喝道。臭奴才。休得張致。今日之事。不是你便是我了。說罷。一挫牙關。踊躍而上。兩人這一交手。端的是性命相撲。國安是使發扑刀。長挑遠斫。田祿是揮霍匕首。聳躍爲能。却有一件。田祿是疲戰之後。又中肩傷。敗竄之餘。心慌意亂。並且狹路逢仇。良心上。一過不去。自然就氣餒許多。所以田祿本領。雖強似國安。這時竟漸漸不支。正這當兒。國安大呼。一柄刀。越來越疾。忽用一個順風掃葉式。攔腰一下。田祿急閃之間。忽的肩頭奇痛。接着眼前人影一晃。颼颼陰風暴起。塵沙亂飛。恍見陳敬濟。瞋目而視。田祿大驚。只脚下略一遲慢。國安刀鋒。已哧一聲。掃及右脅。這時田祿。顧不的痛疼。狂叫一聲。躍起三丈多高。噙眼。跟匕首拋去。國安大喜。飛步

便趕隨後步卒。也便如飛跟去。但見田祿施展開飛行法。真似弩箭離絃。國安步下功夫。却差得多。然而也不稍放鬆。衆步卒眼見兩人如流星趕月般。登時不見。只得一路整隊跟隨。慢表且說田祿一氣兒飛出十來里。回望國安。已自不見。心下稍安。這時右脅肩窩一齊大痛。不由喊一聲。暈絕於地。及至醒來。業已明月始升。遙望道左山坡下。從叢樹中微露燈光。似有人家。於是強撐起來。盪向燈火處一看。却是個小小村戶。柴扉靜閉。却聞得磨聲隆隆。並吐驢子之聲。田祿疲困已極。當卽叩們。須臾盪出個朴實實的短衣男子。一見田祿形狀狼狽。便道。客官當此深夜。從那裏來。若要尋宿。還須盪向前村。俺這裏是山家住戶。只兩口兒。賣豆腐爲生。不方便得緊。田祿拱手道。俺是山行小販。不幸遇劫。且負微傷。實係趲路不得。沒奈何。就貴府借宿一宵。明日多酬房金便了。正說着。却聞院內有嬌滴滴婦女語音道。既是借宿。

的客人。你就請人家進來吧。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前屋內。驢兒磨完。俺與你喂向後院去吧。男子聽了。連連應諾。於是肅客入內。田祿一面蹣跚而進。一面暗想道。這婦人想是男子的妻子。倒是個痛快婦人。（不要忙。少時還叫你痛快哩。一笑。）須臾。進得前室。仔細一看。却是片磨坊。裏面橫七豎八。都是作豆腐的傢具。門灶上。熱騰騰的大豆腐。業已將熟。靠北面。設有几榻。倒也乾淨。於是賓主落坐。田祿一問那男子。却姓殷。名果。是個遠方人。流寓此間。合妻子賈氏。磨腐爲業。田祿却不敢道出姓名。只一陣胡謔掉謊。談話之間。痛疼轉加。並且飢腹雷鳴。殷果道。客官想是飢了。俺這裏還有熟饅。葷菜。並有新出鍋的大豆腐。你老且得一點吧。田祿道。多謝。飯貲一總酬謝。殷果笑道。這算甚麼。俺不像東村賣酒的奚老兒。人若賒壺酒。還得押與他當頭兒。田祿一聽酒字。登時滿懷心事。湧將上來。便道。此間有賣酒的。妙極妙極。



主人家且與俺賒兩壺如何。殷果笑道：俺沒說麼？那奚老兒向外賒酒，要押頭兒。囉裏囉索的。客官少吃些兒吧。田祿笑道：押頭兒現成，且將此物去說着。解下那七寶七首鞘兒，遞與殷果。殷果但見那鞘兒耀眼生光，他也不曉得怎的貴重。大約押兩壺白酒，還能值得。於是匆匆携鞘，逕赴東村，說也湊巧。那奚老兒不知爲甚麼，合他老伴兒一言不合，打了個落花流水。酒甕酒缶，一古股腦兒碎翻於地。涓滴也無。殷果沒法兒，携鞘蜚回。忽想起自己房中，還藏有斗酒，且將出供客，也是一樣。於是逕赴後院，到房中一望，只見他渾家賈氏正背着臉，在榻頭上洗腳。殷果一聲不哼，置鞘於案，毛咕咕向榻下，便取酒缶。賈氏問知所以，便睡道：也沒見投宿的客人，還饞着嘴巴子要酒吃。殷果笑道：悄沒聲的，反正咱也折不了本。人家還有押物在此哩。於是匆匆取酒，灌滿兩大壺，逕赴前室，一面價擺上熟饌鹽菜，並盛上新出鍋的。

大豆腐。向田祿道聲客官請用。便自盪向後院。去喂驢兒。這裏田祿連用了兩杯白酒。氣血少和精神暫復。對着冷屋空牕。草草飲饌。想起自己蓋世豪雄。如今兵敗身傷。便如逃走的死囚一般。感憤之餘。又斟滿一大杯。一吸而盡。看官要知酒之爲物。最能觸人情懷。那田祿且飲且想。竟將許多的舊事前塵。一總兒堆上心頭。從結識紅英起。怎的亡命殺人。怎的大戰苗疆。怎的投身白教。怎的起事襄陽。怎的轟轟烈烈。威震湖北。怎的灰灰頹頹。忽然大敗。再迴溯上去。當年合遇春等。同學習藝。本是一輩少年。皆因一念之差。竟落得陷身寇亂。還有許多閒情瑣事。便是將生平所污婦女。一一回想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只覺面燒耳熱。別的婦女。還在其次。偏偏想起那徐大戶的新婦賈素姐來。自己

於是一陣心頭撩亂。自擱一掌道。該死該死。模糊之中。連連舉杯狂飲。不多一會兒。兩壺告罄。田祿跣

起來。哈哈一笑。方要活活筋骨。連夜價奔向襄陽。只酒力一湧的當兒。早已翻身栽倒。人事不知。且說那殷果。在後院喂好驢兒。正要去收拾豆腐担子。準備着明晨出賣。只聽賈氏在屋內道。呵呀。這物兒是那裏的呀。殷果跑進去。只見賈氏。正細玩那七首鞦兒。只管吐舌。殷果笑道。傻婆子。這是前面那客人押酒的刀鞦兒。看來許值兩串錢。有甚奇處呢。賈氏道。呸。可見你是怯條子。沒開過眼睛。這鞦上珍寶甚多。所值不資。那客人以此押酒。透着蹊蹺。倘若來歷不明。却不是耍處。咱且張張他去。於是放下刀鞦。兩口兒蹇向前室。殷果先跑進去。便喚道。快來快來。客人醉倒咧。好險。差點兒沒跌到豆腐鍋上。賈氏應聲。盪入燈光之下。先將那地下客人仔細一瞧。不由呀的一聲。往後一退。正撞在殷果身上。殷果方道得一聲。你這是怎麼咧。但見賈氏面容大變。惡狠狠一挫牙兒。不容分說。抄起鍋台上一把切豆腐的刀兒。向客

人劈頭便剝。殷果大駭。忙架住他的胳膊。賈氏恨道。你不曉得。這是俺的仇人冷田祿哩。殷果猛聞。登時驚跌。扎掙起來。兩條腿子。只管交股兒。便道。這可怎麼辦呢。正這當兒。忽聞外面步履雜沓。須臾叩門如雷。賈氏也驚道。想是這廝的一黨來咧。咱且藏起他來再說。於是兩人動手。彷彿抬死尸一般。將田祿抬入內室。殷果跑出來。開門一望。却是個軍官模樣的人。隨後有四五名官兵。一見殷果。却和顏道。不當打擾。俺們是追趕匪目冷田祿的官軍。跑得疲乏。到此少爲歇息。那殷果嚇得張口結舌。尙未答語。後面賈氏早蹙出來。道。那麼尊官是那個。莫非是久戰荊花堡的楊將軍麼。軍官道。俺名梁國安。今日從士元坡追賊至此。賈氏大喜道。如此匪目冷田祿。有在這裏了。因匆匆將田祿投宿。並醉倒之狀一說。國安大悅。即時率衆而入。將個醉貓似的冷田祿。網縛停當。向殷果道。你夫婦獲此賊魁。將來官中必有重賞。且

聽佳音吧。於是問明殷果的姓名。並賈氏得識田祿的原由。官兵昇了田祿。竟自匆匆而去。原來梁國安。跟追田祿。因脚步不及田祿。所以落了大後。會合了四五名快腿的官兵。一路尋覓。也是田祿賊連當終。竟自巧遇如此。你道那賈氏。爲何認得田祿。並稱是他的仇人呢。在田祿。就叫作從前作過事。沒興一齊來。在賈氏。就叫作仇人見面。分外眼明。原來賈氏。就是那徐大戶家新婦賈素姐兒。白合香之夕。被田祿淫污後。無時不懷恨在心。後來徐家敗落。素姐丈夫。也便死掉。他便再嫁了本村的殷果。又因年荒世亂。所以流轉到此。不想一個混世魔王似的冷田祿。却被個嬌怯怯的婦人家。斷送性命。可見淫報可畏。天道自在了。（本書處處以勸懲爲旨。是有功世道的文字。）且說楊遇春。佔得士元坡。正合滕薈。安插降衆。人報梁國安。連夜價押得冷田祿來。遇春聽了。撫掌一笑。却又連連太息。原來遇春料定田祿敗逃。

定奔襄陽。所以命國安埋伏在獲鹿岡。專等截擒。當時國安進見。一述捉獲田祿之由。却轉出遇春意料之外。於是命人帶進田祿。業已被縛得獠頭獅子一般。見了遇春等。惟有瞋目而視。一言不發。遇春至此。却也沒甚說得。長歎一聲。卽命押下。命人以酒食相待。一面命國安暫駐士元坡。並肅清左近的股匪。一面合滕蒼親押田祿直赴荆花堡。就自己本營中。稍爲歇息。兩人便整衆列卒。跨馬鳴鼓。劍戟叢中。推出了一輛囚車。載了冷田祿。由紅英營壘前。馳騁三週。然後直奔起鳳橋。獻俘於額經。略張得個紅英。怒氣冲天。却又不肯開壘截擊。只得火速價遣人去喚柳方中。商量退敵慢表。且說額經略見三槐被擒。紅英勢蹙。那士元坡荆花堡兩處。指顧間。也便可破。惟有陝中高天德。尙在倔强。這日正思量欲急破襄陽的匪巢。勢須調本省水軍。以便水陸夾攻。正想去抽調滕蒼。以統水軍。恰值奪得士元坡的捷音報來。額

公大悅。須臾楊遇春膝蒼進見。具言擒獲田祿之狀。遇春叩頭道。冷田祿陷身匪亂。罪有應得。但念他昔日從征苗疆。少有功績。又在經略麾下。馳驅一場。可否請經略推恩。從輕定罪。一言未盡。但見老經略蒼眉軒動。面色一肅。微微一笑。說出一席話來。正是。

推情雖見同門誼。伸法難期國典寬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風雲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六下

玉田 趙絨章著

## 第六回

飲死囚時齋盡友誼

推神數林樾識亡期

且說額經略見遇春爲田祿求恩。知遇春顧念同門。義氣深重。因笑道。時齋此話。却不當理。冷田祿跳梁數年。不必說叛逆顯著。罪無可道。便是他殺掠地面上無限生靈。也須立梟其首。以謝百姓。但是國法雖伸。人情亦在。將軍合他同門一場。俺當緩他須臾勿死。儘今日之光陰。將軍且合他銜杯叙舊。以盡友誼。也算是法情兩盡了。遇春聽了。不由泫然淚下。便謝過經略。退回自己帳中。準備酒食。去訣別田祿。這裏滕蒼却被經略留住。分咐統領水軍等事。且說冷田祿出得囚車。被押在監房中。這時光手銬脚鐐。挺粗的頸索兒。一副的全刑具。唏溜花拉。田祿討水吃。監者不應。田祿大怒。正在破口大

罵。只見兩個健卒。携了酒樽食棹。就案上擺列停當。却笑道。冷教目。別罵咧。你的好朋友。頃刻就到。田祿聽了。以爲是就刑在即。這定是甚麼斷頭羹飯。他却絲毫不懼。便大笑道。煩你囑咐俺那朋友。將刀磨快些。正亂着。只見遇春。深鎖雙眉。徐步而入。這一來。田祿出其不意。反倒一怔。遇春歎道。冷老弟。咱今一切不說。且喫杯酒兒叙舊吧。經略令下。明天你的事體。就有收束咧。田祿猛聞。登時顏色慘變。頃刻却復常態。因笑道。大哥你的盛意。俺至死銘感。明天不必管他。來來來。咱且吃酒。於是合遇春相對而坐。兩健卒斟酒伺侯。舉飲田祿。那田祿一面吃酒。一面從容談笑。遇春也放下一切。且叙舊情。兩人竟大說大笑。拉得熱窩一般。張得監房內外的人。都暗暗稱奇。須臾。膝蒼趺入。也便勸酒。那田祿淋漓痛飲。吃得不差甚麼。却曠目直視。大喝道。俺冷田祿縱橫半世。一朝被擒。死而無怨。但是俺在殷果家。糊塗一醉。却被梁

國安那厮。恰恰擒來。這是怎麼個原故呢。滕蒼大笑道。冷老兄。莫怪我說。你一輩子吃虧。就在娘兒們身上。往年在苗疆。你爲個烏蘇拉。致入邪途。如今却又吃了娘兒的虧。你道殷果的妻子是那個。他就是賈素姐。不但他認得你。大概你也認得他吧。於是將國安擒田祿之故。細細一說。田祿一聽。登時兇氣頓盡。長歎一聲。噴酒滿地。當夜田祿在監房中。叱咤不已。次日經略令下。命將田祿推出轅門。梟首號令。不及半個時辰。血淋淋一顆首級。早已高標起來。百姓縱觀。無不拍手稱快。這其間。却驚動兩個男女。趁夜深人靜之時。男携鐵鍬。女挾藁草。一徑的悄赴棄尸之所。男的歎祝道。冷爺。你逞雄一世。俺願你早升仙界。並願你那輩子天生天闔。永遠沒屙子。省得爲色喪命。俺那年拐你賊腥氣的銀子用。却對不住你哩。那女的。却一行鼻涕兩行淚。哭得抽抽達達的道。呵呀。我的好狠心的冷爺。你當年合俺火也似熱。後來

却冰也似冷。如今你這般結果。你那心愛的許多狐狸精。那個來哭你一場。只有我老娘。搭些眼淚。送你入土哩。於是撫着尸身。又歎道。可惜你那大頭兒。不能合你共葬咧。(絕倒)男的罵道。浪蹄子。這等時光。你還想着大頭兒小頭兒哩。說罷。兩人合手工作。將田祿無頭尸身掩埋畢。然後相携而去。你道這男女兩人。是那個。原來就是李七合夏氏。夏氏自被巡卒放掉後。便悄悄藏匿在起鳳橋左近。活該是孽緣湊合。及至李七由賊中投到額營。兩人却無心巧遇。舊情復合。居然結爲夫婦。這時聞田祿就誅。兩人想起當年的情分。所以特來盡點心兒。不題這裏膝蓋奉額公之命。統領本省水軍。準備着夾攻襄陽。並額公親提大軍。率遇春進駐林樾營中。督兵進剿。且說紅英。自見教中大教目等。屢屢損折。官軍日逼。各路股衆。又被湯無畏摧破許多。每日價敗耗時間。鬧得紅英。情懷悶損。幸得還有冷田祿。獨當一面。雖是

跋扈可憎。紅英此時沒法兒。只得竭力籠絡。還痴心遇春意。轉自己以身事他。得這一個好幫手。也不愁教勢再盛。依然大業可圖。不想一日捉得逃卒袁柱。方知遇春已去。並數年所積聚金貲珍寶。也都被敵人得去。紅英這一驚。真賽如高樓失脚。急合方中計議。維繫衆心之策。方中沉吟道。大教日屢屢折損。自當選拔驍健。以補其缺。惟有近來衆心動搖。須設法堅其信心。纔是。兩人密語良久。便多遣心腹偵刺。散佈教中。專探取教徒等瑣瑣隱事。回報紅英。於是紅英時時假託神語。責詰瑣事。有一教徒強取人兩罈酒。又有一教徒捨與乞丐數百錢。兩宗事兒。都被紅英託神語宣布出來。登時各有賞罰。當詰責時。紅英服御莊嚴。合目跌坐。朗朗然傳宣神語。便如巫婆一般。詰問已畢。必要盛誇教運當興。天命卽在教主。教衆頃聽之間。往往有一股異香發於座後。這許多的狐鳴篝燈之術。雖是可笑。然而教衆們大半愚蠢。

也便信以爲真。一時間不致渙散。及至紅英親赴荆花堡。以抗官軍。雖覺冷田祿拒守士元坡。爲力單薄。也還不料便有失閃。只連日價力攻林樾。指望退却官軍。好抽身去助田祿。不想那日裏。親見冷田祿被遇春等押解過去。接着有人來報士元坡失陷。並田祿被擒的詳情。紅英正氣急得亂躁小脚兒。忽左右來報。湯無畏一彪軍馬。業已連破各股教衆。漸趨襄陽的後路。並且在某教股中。斬掉田甘。紅英聞報。想起手足情腸。不由哭泣一場。原來田甘一向在各教股中胡混。作一個有名無實的監軍。不過是吃好的。穿好的。睡女人。三件快活事兒。那知快活未已。也竟吃了一刀。當時紅英氣急之下。又要去力攻林營。恰好方中由襄陽到來。兩人正在面面相覷。苦思退敵之策。忽聽營壘外。笳鼓喧天。奏起軍中得勝之譟。那一片悠揚雄壯之聲。細聽去。却是發自林營。紅英大詫。方欲使人去探。忽聞林營中。三聲大炮。接着衆

官兵一聲喊。震動遠近。便見左右飛報道。額經略親提大軍。已到林營。紅英大駭。忙合方中。登壘一望。只見林營中。旌旆佈滿。盛陳軍容。將弁列隊。都是頂盔貫甲。脅下佩刀。只那頭頂上。萬朶紅纓。照得半天都紅。分左右排開。勢如燕翼。左隊首是戚雄。右隊首是孟揚。便見林樾。由護卒簇擁。從隊中道徐步而出。三人都是全身裝束。躬屬橐鞶。林樾到得隊首。躬身而立。此時萬衆寂靜無聲。那一番整肅氣象。說甚麼亞夫細柳。便見對營岔道上行塵大起。笳鼓喧天。紅英忙望後路上。早見旌旆逶迤。隊旗招展。按騎徐驅。一時不見首尾。須臾。隊伍一分。各按方向。略略少駐。早由居中。飄起一面三軍司命的經略大纛。百餘名親軍衛弁。按騎前驅。隨後是一乘八人大轎。昇定經略。轎後面。鐵騎雲從。黑壓壓的蓋將來。這時林樾。早已趨鎗迎上。就道左肅然立定。待至經略轎近。便唱名如儀。反身前驅。少時林營兵弁。震天價一聲暴喏。

經略大轎早已如飛入營。後面各隊也便靠林營。各扎帳幕。頃刻間獍狺滿野。萬灶升烟。張得教徒等無不色然而駭。紅英等誠恐教衆心搖。當夜便親巡各隊。以勵衆氣。探得遇春又到荆花堡。只恨得咬牙切齒。次日結束整齊。命方中瞭陣。單搦遇春廝殺。且說額經略見了林樾。略詢近日交戰情形。慰勞有加。次日方欲命遇春出戰。並詢及紅英連年猖獗的光景。不由掀髯大笑。陳紅英以一孀婦稱亂數年。禍及三省。倒也是兩間戾氣。鍾此妖孽。俺聽說他的武功。得自黃岡茹家。便是老夫。也是茹南池的武派。不知他真能得茹家武功與否。如今進勦在卽。俺倒要看個分曉。正說着。人報紅英單搦遇春出戰。額公大笑。因顧遇春道。時齋努力擒此妖婦。待老夫與你壓陣如何。老頭兒。當時高興。便命從人服事更衣。須臾紅頂花翎黃馬褂。一概齊整。一部蒼髯。彪彪飄動。帳下侍卒。見老頭兒這等高興。無不踊躍百倍。皆因額



公。素常價不矜威儀。每當升帳視事。往往依然是禿頭長袍。今忽如此結束。可知是高興極咧。於是角聲起處。鳴鼓列陣。遇春引額公。縱馬而出。早見對陣中。繡旗高揭。上寫聖蓮女帝四個大字。左右列卒。一邊是花拳繡腿的美男。一邊是搽脂抹粉的俊婦。各執刀鎗。都扎括的優伶一般。中有一騎桃花馬。上面一個妖媚絕世的婦人。掄兩口柳葉長刀。馳騁如飛。頭戴百葉紫金珠冠。身穿猩紅襯地。獐狍軟鎧。鸞帶飛揚。飄飄霞舉。兩支小蠻靴。斜插金鎧。便如筍錐一般。真有叱咤時聞。口舌香。寶刀力重。嬌難舉之勢。此時額公立馬陣旗下。左有臧雄。右有孟揚。另有一名丈二高的彪形大漢。生得虬髯。黧面。便如方弼方相一般。搨着額公慣用的那悍九環鑲鐵大斫刀。微風一過。錚錚作響。這把大刀。隨額公東蕩西殺。南征北討。也不知飲過多少亂臣賊子的項血。這大漢。名叫項義。徽州人氏。力舉千鈞。斗粟不飽。原是京營中一

名小卒。因他食量太大。所分口糧。不足自給。他便想了個愣招兒。見同伴吃飯。便去搶吃。後來鬧到額公跟前。一試他的膂力。登時拔作親軍。人都呼爲長人項義。當時額公。望見紅英。方向遇春道。時齋仔細。你看妖婦。倒也矯捷得狠。遇春方勒住馬勢。面向額公。唯唯之間。忽的賊陣上一聲喊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紅英嬌叱起處。縱馬如飛。便如一道電光。似直奔到額公面前。雙刀一舉的當兒。戚孟大呼。雙鎗並到。但聽噲嘍一聲。兩支鎗纓兒。齊齊削落馬下。（筆勢駭疾。令人目不及瞬。）紅英兜轉馬。大笑道。饒你這老兒。多活一會兒。說罷。纖腰一扭。縱轡如風。竟自馳回原處。兩陣上望見。無不失色。再看額公。却如沒事人一般。只微笑道。茹家武功。畢竟不同他派。原來紅英。望見對陣陣旗下。一個老頭兒。神宇不凡。料是額公。所以來個出其不意。飛騎刺取。其實也要顯顯自己的本領哩。於是遇春大怒。飛馬便出。兩騎馬盤旋之間。

但見遇春長鎗一擺。早合紅英殺在一處。端的怎生光景。

陣雲密布。殺氣橫飛。神鎗到處。亂颭銀花。雙刃飛時。忽飄雪片。一個是茹家劍派。白蓮香散美人風。一個是玄一門徒。忠武早覘名將度。丰姿婉孌。細馬駛來。氣韻沉雄。戰場開處。小周旋嬌音叱咤。大交手險勢頻番。正是氣沉力勇。當場人羨大將軍。喘發汗流。這番難爲二寡婦。

兩人這一番盤旋大戰。各顯其能。遇春是沉著有餘。紅英是輕捷取勢。真是棋逢對手。工力悉敵。不要說兩陣上人都已看呆。便連額公也手拈長髯。頻頻點首。一雙光閃閃的老眼。只跟定戰場上鎗刀鋒兒。流走不定。（襯寫來十分精彩。）兩人頃刻間。大戰百數十合。紅英覷空兒。一刀斫去。遇春旋鎗一格。噲喂一聲。紅英覺玉臂震麻。叫聲不好。一兜馬跳出圈子。如飛回陣。遇春方凝然駐馬。却聽得本陣鳴金。當卽緩轡。隨額公撤隊回營。額公道。此婦

武功委實不弱。但是氣力却輸與你咧。（老眼無花）吾當徐思破敵之策。不題這裏額公準備着一鼓而下荆花堡。直薄襄陽。且說紅英急忙忙回得營來。便卸却軟鎧。就空場中掄拳使腳。跳盪良久。又撒開步法。迴環走了數百餘趟。然後稍爲歇息。又跌坐了調息良久。方跳起來。向方中道。好利害的楊遇春。不但生有神力。並且精嫻內功。俺若非出自茹門。亦精內功。便是那會子。臂上一震。早已中了內傷。如今經俺運氣調理。已自無防。明天且與他步下較劍。一決勝負。話休煩絮。次日紅英果單搦遇春較劍。你想遇春劍術。不但傳自玄一。並且得玄女秘笈的異傳。紅英武功雖高。如何佔得便宜。不消說。依然敗回。方中道。如今教主戰他不過。只好且以法術取勝。吾覘敵營中。頗顯一股死敗之氣。不損主將。亦將有大將傷亡。此機却不可失。紅英點首稱是。不題紅英等準備着大弄玄虛。且表遇春連勝紅英。便請命額公。尅

日進勦額公道。不須急進肉薄。多傷亡我士卒。好在昨有密探來稟。湯無畏等。已將抄到襄陽的後路。那時紅英。顧戀老巢。勢當不戰便潰。咱再進逼未遲。於是下令休軍三日。縱飲爲樂。額公暇時。與林樾弈棋飲酒。偶談及數術之學。額公戲問道。足下試猜紅英。這時何作。林樾脫口道。經略仔細。敵人正在不懷好意哩。一言未盡。只聽左營中喧囂起來。大呼火起。須叟右營並前後營。也呼火起。額公大駭。忙合林樾仗劍而出。舉目四望。但見前後左右各營中。都騰起藍熒熒的火燄頭兒。迅飛遊走。登時各營大亂。喧囂動地。便聞敵營中吶喊連天。勢將趁勢殺來。額公大怒。方命賊孟。火速領兩支兵馬。去拒住外壘。只見遇春提劍大踏步。道。經略勿驚。此是敵人的無聊邪法。遇春曾讀秘笈。儘能破他。說罷。提劍去。就各營中巡視一週。所到之處。其火便熄。不多時。賊孟來稟。拒退敵人。檢點各營中。死傷踐踏。並爲邪火燒煞。

的士卒。也就有千數百人。最奇的是帳幙無損。額公看罷。甚是不樂。當夜命各營警備。正合遇春林樾談論邪法之事。忽然各營中。又復喧動。闐傳有許多奇形厲鬼。橫來搏人。遇春又仗劍巡視。良久方定。額公見此光景。十分悶悶。因又戲顧林樾道。先生數理甚精。你看妖婦邪法。如此詭幻。老夫只給他個一心秉正。可能不爲他邪法所害麼。額公此言。本是說邪不勝正之意。不想林樾愀然道。經略福命厚。固自無防。但恐林樾不免此厄。奇甚。駭甚。額公驚且笑道。豈有此理。先生爲何自詛起來。人之生命。自有定數。豈能忽被邪法所傷。林樾歎道。公既曉得定數。可知人的生死。亦莫非數哩。額公大笑。因顧遇春道。你看林先生。未飲忽醉。亦大奇事。俟俺明日曉譬士卒。以邪不勝正之理。衆心既正。那區區邪法。自無所施。於是又復閒談一回。那林樾只鬱鬱不樂。次日額公方要巡視各營。曉譬士卒。忽人報左營中有一

隊兵因畏怯邪法。私自逃亡。額公大怒。命遇春領人飛騎去兜拿。一面巡視各營。曉譬一番。老頭兒高起興來。便命左右移胡牀於外壘門外。據牀而坐。一面命健卒提酒炙肉。痛飲大嚼。一面遙望敵人營壘。掀髯大笑道。你等都怯他邪法。吾視此區區賊營。拳下立破。且看妖婦邪法。將奈我何。這時跟隨的。有林樾賊孟。額公與酣之間。遍酌以酒。左右侍卒。見慣老頭兒的脫略常態。正在紛紛的爭乞酒肉。只見林樾擲杯大叫。颼的聲。跳上胡牀。竟將額公推擲在丈把以外。衆人大駭之間。只聽唳嘹之一聲響亮。壘門邊那悍飛虎大旗。竟自憑空中斷。不偏不倚。恰好橫砸到林樾頭顱。連那胡牀。都登時中斷。額公跳起來。方叫得一聲奇怪。那林樾長呻一聲。早已氣絕。衆人正在大亂。却聽得賊壘上。磔磔怪笑。急望去。却是柳方中。正在那裏披髮仗劍。作得好怪相。於是額公大怒。忙取過左右捧的弓箭。一箭射去。要說額公箭法。百

發百中。這次却不知怎的。忽然弓斷矢折。正這當兒。但見方中。仗劍一揮。狂風大作。拳大的石塊。雨點般直打將來。接着賊壘開處。紅英手舞雙刀。如飛殺出。戚孟大驚。一面護額公。退入壘門。一面飛馬接戰。只得數十合。戚孟如何敵得紅英。幾次價搶到壘門。却被壘上下勁弩射回。但是後面賊隊。乘着狂風飛石之勢。一逕的撞入官軍中。殺了個馬仰人翻。戚孟拚命力拒。正在危急之間。恰好遇春。追卒慙回。飛馬搶到。只噴目一叱。說也不信。登時邪風立息。兩下裏混戰一場。各自收兵。額公合遇春回營。一見林樾尸身。各自淚下沾襟。又復連連歎異。額公歎道。不意林先生自知死期。數術之神。一至於此。吾當據實上聞。叙其功績。以邀封典。遇春歎道。林樾自知死期。那葉一清偏能相他福薄不壽。看來他兩個都是異人。因將一清會晤林樾時一番話一說。額公聽了。越法慨歎。卽命將林樾貽蛻。厚爲殮葬。一檢點死傷官軍。又



有數百。次日紅英搦戰。越法踊躍。額公瞭陣畢。大喜道。妖婦目動而色厲。想是已得襄陽後路警聞。方才故意示勇。或是準備着今夜偷返襄陽。正說着。湯無畏遣人密報到來。果然是連破襄陽後路上的股匪。一路長驅。已距襄陽百數十里。咧。額公大悅之下。正要命遇春趁今夜去踹敵營。恰好暗探來報。紅英已點集悍隊。命方中固守此間。就要趁夜裏潛回襄陽。額公疆報大笑。便欣然說出一席話來。正是。

九年妖運傾頹候。一戰擒渠指顧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方中暗弄陷地法 紅英巧擺羣陰陣

且說額公聞暗探來報。喜動顏色。因向遇春道。只須如此。妖婦定當成擒。但是此間柳方中善弄邪法。時齋却離此不得。因喚進戚孟授以密計。兩人領

命去了。額公便下令各營準備進擊慢表。且說紅英忽得湯無畏將襲襄陽後路的警後。急召方中商量計畫。這時柳方中見教勢將敗。業已一籌莫展。當時攢眉道。這只好請教主潛回襄陽鎮懾一切。連日以來。咱用法術取勝。諒額某不敢趁虛進攻。便是進攻。俺還當以法術禦之。可惜那天。俺使旗折。不曾弄煞額某。今夜俺當大顯法術。以禦敵勢。教主只管偷走便了。紅英聽了。只好依他。於是一面價踴躍搦戰。以掩人耳目。一面挑選悍隊。準備從行。夜至二鼓時分。紅英跨馬提刀。便引衆向襄陽進發。離却荆花堡十來里。便作起漫天大霧。以備不虞慢表。且說戚孟兩人。奉了額公密命。率領部下。從間道偷過敵壘。埋伏在烏柏窠地面。專等邀擒紅英。靜悄悄伏覘。將交三鼓。却不見動靜。戚雄道。孟兄。莫非經略計差。妖婦不從此走。也未可知。正說着。只見部下互相驚望來路。戚孟急望也。自吃驚。只見白漫漫灰沉沉的一

股霧氣。便如大颶風一般。翻翻滾滾。從來路直捲將來。其中轟隆作響。又夾着馬蹄蹙踏。劍戟相摩之聲。頃刻間。捲近伏處。戚孟大駭。不敢出擊。眼睜睜看那霧氣。奔向前途。轉眼之間。已在三四里外。餘霧迷漫。兀自勢如蒸釜。直待了一個更次。那霧方消。大家才能辨道路。戚孟惶惑少定。猛悟此霧。或是紅英作的邪法。正在懊悔。不曾邀擊。忽聞來路上人喧馬嘶。又有一隊兵馬。亂騰騰的捲將來。孟揚喜道。原來妖婦。此時才來。於是一聲喝號。伏兵盡起。迎頭便擊之下。來兵喊一聲。紛紛四潰。只有百十名悍卒。護定一個騎大馬的漢子。拚命衝圍而去。更不見紅英的影兒。於是戚孟。捉問一個傷卒。方知這支殘敗匪衆。是因失却荊花堡。逃潰而來。騎馬漢子。却是柳方中。紅英已作起妖霧。先奔襄陽咧。原來柳方中。見紅英走後。便昨起邪法。無非弄些紙人豆馬。散佈外壘上下。方中巡視一週。見甲兵層層。將本營拱護得風雨

不透。暗喜得計。自以爲千妥萬當。於是高起興來。就秘帳中飲酒作樂。又喚幾個紅英得意的美男。並隨營伺候的美婦。命他們調笑無忌。裸逐爲樂。方中三杯落肚。也跟着狂了一回。樂極之餘。不由忽的事上心頭。暗想道。如今教勢日衰。三槐被擒。天德勢蹙。便是紅英這裏也。牙爪俱摧。羽翼都盡。只孤另另賸俺老柳。濟得甚事。看來樹倒猢猻散。這個局面。也就不遠。想至此。十分頹氣。少時却又暗道。我好發呆。憑俺一個落拓窮生。瘋瘋顛顛的鬧了這幾年。不消說窮奢極欲。享盡人間快活事兒。便這江漢先生的大名。那個不知。誰人不曉。人生一世。草生一秋。這上半輩。總算罷了的。便是教勢一完。俺何妨給他個溜之大吉。無論怎樣。俺還不失下半輩子作個富家翁。只是紅英的小模樣兒。俺却有些捨他不得。只好等將來看事作事。如將來教勢委實撐不得。俺便勸他遁跡埋名。那時節。除俺老柳。去作他的漢子。還有那個

再爭這塊禁巒呢。想的得意。不由叉手舞足蹈。連連舉杯。正這當兒。忽聞營外喊殺連天。勢如天崩地塌。左右飛報。道不好了。楊遇春破却柳爺的法術。業已領無數官軍。沖殺進來。方中大驚。噹啷酒杯落地。腿子一軟。就勢兒溜了掉子。虧得左右健卒。扶起他。出帳上馬。一看滿營中。業已紛紛大亂。有一隊不知死活的教匪。正在大帳前拚命的抵禦官軍。只被殺得鬼哭神號。官軍中火燎騰處。早望見遇春。縱馬橫鎗。天神一般。率衆搶來。方中一見。魂飛魄散。只得跟一隊健卒。從斜刺裏。沖出營去。便奔襄陽。不想又被戚孟截殺一陣。當時戚孟聽畢傷卒之話。情知失掉紅英。且喜額公已進佔荊花堡。只得領衆蹙回。一看經略大軍。業已進佔敵營。正在料理降匪。並檢點死傷的官軍等事。於是戚孟進見額公。述說在埋伏處一切情狀。並且伏地請罪。額公道。妖婦能作霧潛遁。非你二人意料所及。便是此間柳方中。擺佈得紙

人豆馬之類。若非遇春能治破他。要破此堡。還須時日哩。說罷。揮退戚孟合。遇春商議。直薄襄陽。一面檄諭梁國安。由士元坡。合兵並進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紅英。那夜裏作起妖霧。馬不停蹄。次日侵晨。已到襄陽。方在自已府中略歇。並詢留守的各大教目。近日的後路消息。知得湯無畏。已到後路。伏犀浦地面。正合大教目王華相持。距襄陽只有數十里之遙。紅英正在焦灼。恰好柳方中氣急敗壞的也到咧。一說荆花堡失陷之狀。紅英呵呀一聲。只急得雙腳亂跳。急命各大教目。分段價登城守備。一面合方中乾咭着眼。通沒作理會處。方中恨道。如何都是你一向價不聽人話。俺早說起事之初。便當聯絡川陝。長驅北上。這湖北一隅之地。不須戀戀。你却只圖在此快活了這幾年。如今却被人囊中捉鷺。紅英唾道。你沒的膿包樣兒。倘或襄陽守不得。俺拚着一死。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麼。方中聳肩道。快莫說晦氣話。俺老柳聽了。

一百個不舒齊哩。如今他們（指田祿等）一個個胡作煞咧。只贖了你我。厮靠。咱正該想個長久樂兒。才是你如何開口死閉口死起來。正說着。人報額經略大軍。業已由荆花堡會合了梁國安一支兵馬。拔營前進。前鋒楊遇春。更會合了滕薈所領的水軍。沿江岸水陸並進。笳鼓之聲。喧闐十餘里。那聲勢十分浩大。咱教中所設汎卡。無不摧破。遇春一軍。已將到琴臺地面。紅英大驚。急派得力大教目。大掠民船。分載教衆。去擋滕薈一路。並想去親禦遇春。因這琴臺地面。是水陸交匯之所。距襄陽。只有三十餘里。遠近哩。當時紅英。芳草草佈置。接連着警聞。又到伏犀浦。王華隕命。教衆崩潰。湯無畏率領白鵬風燕。一路長樞。又從後路殺將來。這一來。鬧得紅英心慌意亂。一瞅柳方中。却如沒人事一般。紅英氣急之下。將牙兒挫得一片聲響。轉怒道。叵耐湯無畏這厮。自始至終。害俺不淺。俺拚得且向後路。殺掉這厮。方中道。噫。

好輕鬆話兒。你只顧後路。難道你那前路。便大廠大開。憑着楊遇春。硬弄進來不成。(絕倒)紅英急道。如此怎好。方中道。沒得他法。還須俺老柳顯顯手段。你沒見俺那江漢戎机書上。有陷地坑敵之法麼。於是由腰中取出書來。指給紅英看。原來這江漢戎机。是方中得意之筆。頃刻不離的。紅英笑道。你的法術。俺有些信不及咧。倘或再如在荊花堡一般。禦不得敵人。豈不悞事。方中道。此是最大法術。豈比紙人豆馬之類。便如你會得羣陰攝魄之法一般。俺這便祭煉停當。管保先毀掉遇春。然後再抵禦無畏。正說着。已將交二鼓時分。於是方中。率人登城。自家却披髮仗劍。遙望遇春進兵來路。作做一番欣然而回。一看紅英。尚在凝妝而待。當夜兩人。同宿帳中。可笑柳方中。自以爲大法可恃。放心大胆的。合紅英睡至天明。正在慢慢賞玩紅英的生香活色。忽聽城外。吶喊連天。人報湯無畏。楊遇春。梁國安。滕蒼。四路兵馬。水陸



齊到。業已四面進攻。圍得一座襄陽城。風雨不透。兩人聞報。這才驚跳起來。匆匆結束。登城一望。只見四面價鐵甲如雲。業已雲梯百道。蟻附上攻。惟有北城上。炮火如雷。殺聲動地。分外的聲勢百倍。却是襲後路的湯無畏一軍。紅英大怒。極力的指揮各大教。分頭率衆抵禦。兩下裏互有死亡。半日之久。官軍方才緩攻。少息。原來昨夜四更時分。遇春由琴台督兵前進。天色微明。已距襄陽數里之遙。忽然前軍喊起。紛紛大亂。須臾人來報。前途地裂。陷落許多士卒。遇春忙飛馬去望。果見前途陷下。黑洞洞如一道長河。橫截去路。遇春大笑道。妖人技窮。弄此障目之術。將奈我何。說罷。躍馬前進。依然是平坦道路。那陷落的士卒。只跌昏在地。不曾損傷哩。且說紅英合方中。拒守終日。幸喜無事。連夜價登城巡視。只見官軍營幕。棋布星羅。惟有北門外湯營中。更加刁斗聲繁。十分雄壯。紅英恨道。此人假意投教。誤却俺多少大。

事。吾必要設法殺掉他。方出俺這口惡氣。正說着。暫近一所城幕。却聽得裏面教徒。咳聲歎氣。一人道。喂。老哥。你看這光景。咱們沒得煞尾咧。將來逃出條性命。就算有天恩祖德哩。一人歎道。如今後悔也晚咧。當咱們教主。改刊怪經。將孔怪人貶得一錢不值。俺就覺此教門。終歸於敗。咱們一因循。便貽誤至今。像人家先脫教的。倒好咧。又一人道。真他娘的喪氣。自古豈有寡婦皇上。咱這時。瞅空兒去投官軍。還不遲哩。紅英聽了。知衆心已搖。忙牽方中入秘帳。密語良久。次日。便大會教衆。盛陳金帛。紅英慨然道。昨夜神人有語。說咱教徒中。頗有心懷疑貳之輩。此在各人信心。不必相強。俺與諸教友。周旋一場。特出區區微物。以誌別意。諸位欲留者聽。不欲留者。請分此金帛。各散。俺還要擲錢卜運。以覘天命哩。說罷。命左右取過百文青錢。擊示教衆道。諸位但看此錢落地。如吾教當興。全數皆是字面。不然。當字摹相雜。說着。織

手一揚。就要拋去。方中忙道。不可不可。全數皆字。此必無之事。教主豈可冒味。以惑衆志。一言未盡。紅英微笑。擲錢於地。一陣價錯落散布。衆教徒一看。登時歡呼起來。都道。天命真主。天命真主。咱快快去殺敵人。於是勇氣百倍。竟自紛紛登城。原來那所拋百錢。真一個個都是字面。至於這場玄虛。但看古來狄武襄擲錢以定軍心一段故事。便知分曉。不過用此法的人。邪正不同罷了。當時紅英既定衆心。却當不得遇春等四面圍攻。便命人分頭抵禦。因北城外湯無畏攻勢轉急。紅英怒甚。便合方中親向北城瞭望。只見湯無畏正在仗劍督隊。立馬於門旗下。慷慨指揮。左有白鵬。右有風燕。威凜凜天神一般。紅英大喝道。湯無畏。你破壞俺教。今日叫你自知死所。無畏叱道。你這妖婦。跳梁多年。害及三省。今天兵已合。還敢抗拒。說罷。舉劍一揮。官軍齊奮。兵兵兵。先是一陣紅衣大炮。如數道電霆。打向城頭。衆教匪哭喊連

天尸骸亂舞。正這當兒。轟隆一聲。一炮正中敵樓之角。登時掀向半天。瓦木交飛。烟塵抖亂。接着便是白鵬風。燕奮呼。值前領一隊火箭手。一聲喝號。火箭齊發。便如無數的元宵起火。飛向城頭。那城上所有城幕。逢箭便着。登時鬧得火勢冲天。北半城如火。燄山一般。衆教匪冒火抵禦。死傷無數。紅英方中。只得閃開火勢。極力指揮教衆。一陣價矢石交下。官軍方才稍却。當日裏彼此攻守。直至天晚。教徒等雖死傷如麻。却虧了紅英用錢卜之法。固住衆心。當晚紅英向方中道。可恨湯無畏。用炮猖獗。吾當用羣陰攝魄之法。以甃勝炮火。並殺無畏。然後再禦退各路的敵人。於是一面價挑選姣壯民婦。四十九人。以充羣陰之數。一面在府中。置備好祭煉的神壇。可憐這干晦氣的民婦。一個個懷着鬼胎。到得神壇之下。只見燈燭輝煌。寶劍法水。硃符等物。都已擺列停當。衆民婦互相怙悞道。女教主一向只喜美男。用不着咱們却

不尷不尬。喚咱們聽用作甚。便有一婦道。沒的是姓柳的王八蛋。弄甚玄虛。麼。俺聽說那厮。見了女子家。甚麼事。都作得出。這便怎好。衆婦一聽。都各慌張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壇屏後。有人喝道。教主就要登壇。命你等裸身伺候。衆婦一聽。越法慌了手脚。沒奈何。臉兒一抹。一個個脫得白羊一般。正在互相愧望。只見燭光一閃。紅英由屏後。慢步而出。披着一頭漆光似的長髮。光溜溜寸縷不掛。只穿雙小鞋兒。揚揚然竟自登壇。先取硃符疊化。然後焚起劍訣。口內喃喃祝咒一番。卽取法水。向衆婦一噴。說也奇怪。忽的一陣陰風。起於壇下。便聞得鬼聲啾啾。再看衆婦。便如受了甚等魔術。一個個挺身露陰。呆立壇下。於是燭光頓暗。滿壇下如有鬼物攫拏。紅英嬌叱一聲。燭光復明。衆民婦嚶然一呻。也便如夢初醒。那侍壇女卒。便取過準備的白色長玻衫。與衆婦各遮身體。簇擁而去。這裏紅英。也便退壇結束。合方中計畫停當。特

選一隊敢死悍卒。預備明日去沖殺無畏。這且慢表。且說湯無畏。當日見炮攻得勢。十分歡喜。罷攻後。回得營中。正在歇息。恰好額公。命人賞賜犒軍的牛酒。無畏大悅。一面分賞各隊。一面置酒自勞。想起自己以書生末吏。馳驅戎馬。雖報國有限。總不負丈夫壯志。想至此。連浮大白。慷慨看劍。正在高興。恰好白鵬風燕。雙雙的手提長劍。血污甲裳。都來報斬馘之功。單是所割的首級上耳朵。便是兩大串。無畏哈哈大笑。道你二人堪稱壯士。且來飲酒。於是各賜一觥。兩人謝賜而飲。一面道。小人等蒙爺知遇。拔識於風塵之中。雖粉身碎骨。亦所不辭。區區微功。何便蒙爺獎諭。明日看小人等服事爺。同報皇恩也。（語便不祥。却意態颯爽。）無畏大悅。連賜兩人巨觥。又命當筵舞劍一回。以助豪興。無畏酒酣。便踉蹌踎起。領了白鵬風燕。命左右提酒後隨到各隊親勞士卒。又到紅衣炮隊中。大加獎勵。不由大笑道。咱們只顧吃酒。

大將軍（指紅衣炮）兀自口燥。如何使得。於是親斟一杯。灑酒炮口。却向衆卒道。明日咱一炮破城。當與諸君入城痛飲了。說罷。就左右手中。連吸兩觥。衆卒見主將如此高興。無不踊躍百倍。當夜無畏就帳中被酒而臥。白鵬風。巡侍帳外。忽聞無畏高喚道。小哥慢去。（奇絕）白鵬風。燕跑入。只見無畏正在坐起發怔。便道。你們可曾見有個紅衣小兒。出帳去麼。兩人驚道。不曾見得。無畏道。作怪的狠。方才俺睡夢中。分明見個紅衣小兒。跳鑽鑽的。向俺道。湯無畏。咱們去吧。俺要先走一步咧。（奇極）這是何兆呢。正說着。忽聞炮隊中微微喧鬧。白鵬忙去查問。回稟道。真是異事。便是炮隊中。值夜巡卒。也彷彿見一紅衣小兒。冉冉而去哩。無畏沉吟道。想是炮神示異。爲明日克敵之祥也。未可知。次日吾當虔誠祭之。當夜無畏睡夢不安。時時提劍出帳。次日刑牲設酒。祭炮畢。一面知會遇春等。俟炮火摧城後。合力進攻。一

面率領炮隊。鳴角吶喊。直薄城下。另有一隊短兵善躍的健卒。由風燕率領。專等炮發後。蟻附登城。這時無畏。佩劍跨馬。白鵬是提刀步行。護侍馬前。人騎如飛。精神四射。一聲鼓起。噶碌碌炮車轉動。那尊紅衣大炮。早向城安設停當。望得城上。教匪無不心驚胆落。於是柳方中。仗劍指揮。急喝道。妄動者。斬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城下鼓聲又作。衆官軍齊喊之間。便有一長大炮卒。火雜雜便去發炮。間不容髮的當兒。忽的城上一聲喊。城下官軍。頓覺眼前一片白光晃耀。便有一班白衫婦女。麻林似。齊立堞口。頃刻間。各脫長衫。瑩然裸立。並且捩開兩腿。單露那件妙相物兒。這一來。不大緊。衆官軍一聲喊。頃刻大亂。正是。

陣設羣陰誇魘勝。

由來邪法出旁門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 仲正氣忠魂返蒼昊

著奇節烈魄託丹楓

且說衆官軍等閒不曾見過這等陣仗。望着一班光溜溜的婦女。不由的亂喊亂指。無畏大怒。手斬二人。方才亂定。這時炮卒。狠命的去點火炮。那知那炮。再也不肯響。炮門上的火星兒。却哧哧旋繞。其聲甚厲。這時城上一陣鼓譟。矢石交下。無畏大怒。方要下馬。親去發炮。只見那炮卒。大叫一聲。登時脫却褲兒。霍的跳起。騎在炮上。狠命一點炮門。但見哧哧。火星四溢。旋吞旋吐。那炮口轟轟有聲。却就是發彈不得。原來那炮卒。頗有經歷。一見城頭裸婦。便知是甕勝之法。所以他露陽登炮。以爲制尅。那知紅英邪法利害。竟不相干。當時無畏。見此光景。不由怒氣冲天。憤然大叫道。光天化日之下。竟容妖匪。如此披猖。今仗皇上威靈。是俺小臣湯無畏。盡節之日了。說冠擲冠於地。正氣凜然。方要策馬冲鋒。忽的由頂上飛出一股紅光。城上裸婦。大叫齊

仆的當兒。只見那炮口發出一團濃白烟氣。無畏在馬上。陡然机伶伶一個寒戰。只聽震天價一聲響。那尊炮立時炸裂。那炮卒立時粉碎。不消說。左近官軍。也便死傷許多。白鵬大駭。急看無畏時。業已跌落馬下。垂頭不語。原來已精神飛越。浩氣還之太虛。咧。於是官軍大驚。頃刻間。各亂隊伍。便聞城頭上。鼓聲起處。北門大開。喊一聲。放下吊橋。飛出一彪兵馬。當頭一人。縱馬掄刀。正是紅英。那白鵬顧不得對敵。用左臂挾起無畏。右手掄刀。想要跑回本營。無奈紅英這隊敢死軍。奮呼如雷。早已四面兜合。單是長矛勁弩。早已雨點似的亂攢上來。好白鵬。身中兩弩。血淋遍體。却奮起雄威。由矛林中。虎吼而出。有兩個悍匪。大呼趕去。白鵬吼一聲。轉身便鬥。刀光起處。早已斫翻一卒。一逕的挾了無畏。落荒便走。這裏紅英一騎馬。早踏入官軍中。雙刀翻飛。血雨四濺。恰值風燕。領短兵隊。撞到兩人。更不搭話。迎頭便鬥。一個是雙飛。

白刃怒馬如龍。一個是單舞鋼刀。趨風似虎。兩人這一陣沖鋒大戰。只殺得愁雲亂捲。地暗天昏。然而風燕究竟不是紅英的對手。只手下稍一遲慢。紅英用一個雙劈太華式。當頭剝去。風燕橫刀急架的當兒。好狠紅英。右手刀急縮。趁勢一捺手腕。奔向咽喉。風燕大叫一聲。登時尸橫於地。衆官軍一見越法的勢如山倒。紅英大悅。正要領衆去搶湯營。恰好遇春率衆趕到。兩下裏混戰一場。那紅英曉得遇春的手段。不敢戀戰。即便領衆退入城中。頃刻間。又是一陣矢石交下。這場大戰。官軍死傷甚衆。當時遇春不暇進攻。先忙去佔守湯營。以據形勢。一面檢點死傷。知風燕陣亡尸碎。甚是太息。百忙中尋取無畏白鵬。竟自不見。遇春大驚。忙跨馬出詢官軍。傷兵中有一人道。俺負傷奔走之間。彷彿見白鵬挾着湯爺。奔向偏西荒地。去咧。於是遇春領左右如言尋去。直至一所荒祠之前。仔細一望。不由大駭。只人無畏端坐在祠

堦上。旁有白鵬。按刀曠目而立。氣勢勃勃。儼然如生。只就是鼻息全無。都已死去咧。原來白鵬由亂軍中。挾了無畏尸身。復經力戰奔走。所以力竭而死。像這樣忠臣義士。端的使人起敬哩。當時遇春見狀。十分讚歎。忙向前用手一撫。兩具尸身。頽然並仆。後來此地人。欽慕無畏白鵬的忠義。便就那荒祠。重爲經營。以祀無畏。其中所塑之像。就用遇春所見的光景。此是後話不題。且說這時額公大營。已進駐琴台地面。得知無畏等陣亡之信。拍案驚歎。便一面飛函於畢制軍。命他臚陳無畏的功績。並死事之狀。飛章上聞。以請封贈的恤典。一面飭遇春。卽兼領無畏的兵馬。仍駐該營。火速進攻。又一面飭滕蒼梁國安。合兵齊進。這一來。水陸兼進。四面合圍。將一座襄陽城。困得鐵桶一般。炮火連天。晝夜不息。正這當兒。陝西捷報。又早到來。原來楊芳。滕芳。提兵進剿匪衆以來。無戰不克。各股匪衆。降散甚多。先已斬掉陝北大教目。

華封祝。那陝南大教。目何起鳳。收集潰散。正在難爲支撐。不想近月來。川中顏敏政。見蜀匪已告肅清。便命楊逢春。領一彪兵馬。由川入陝。乘勢兒會兵夾擊。天德雖雄勇絕倫。也有些料理不開咧。於是連戰皆敗。教下匪衆逃亡大半。何起鳳爲人機警。見勢不佳。便向天德道。如今吾教不幸。便是川鄂兩處。也都破的破。衰的衰。好在教主起事以來。力禁淫殺。當道官吏。時有招撫之意。趁此時棄教就撫。亦是一策。天德歎道。吾教本旨。勸人爲善。何嘗有邪亂行爲。都因川鄂兩處。假教門以聚徒衆。遂致搆亂稱兵。吾爲大勢所牽。官吏所逼。竟然一旦至此。與人共事。勢衰而背之。此豈丈夫所爲。吾終當保存吾教。誓以身殉。至於利害生死。却非俺高天德意念中的事了。說罷。慷慨流涕。起鳳見他個性發作。知他心志堅定。料勢不佳。便悄悄地裏。細載金貲。領了十餘名心腹黨羽。竟自不辭而去。後十餘年。有人在川陝之交。暗創了一種

秘密會黨。名爲哥老會。會中大致。便如江淮間的青紅幫一般。人都疑猜那人。便是何起鳳哩。起鳳既遁。天德越法勢孤。所以楊芳等業已迫向渭南。竟有旦夕可下之勢。當時額公得報大悅。連日價督諸將攻城。紅英方中竭力守禦。其間紅英覷隙出擊。許多的血戰。不必盡述。轉眼間。二十餘日。城中糧餽漸盡。衆教匪更無鬥志。有的潛逃。有的以爲死在須臾。便越法的恣意胡鬧。就城中兇淫殺掠。便是紅英等的號令。也有些似聽不聽。往往大幫價拖了掠奪的婦女。由紅英府門首。招搖呼嘯而過。更有些兇實教徒。公然在街坊上。裸淫婦女。可憐這許多城中百姓。真是求生不能。求死不得。這時紅英亦知事兒不妙。戰守餘暇。只鑽在望真閣中。恣意淫樂。先時節城外有一巨室。生平只有一個愛子。素有璧人之譽。却被紅英掠得去。生生淫斃而死。那巨室懷恨在心。也非一日。這時見官軍中。宣布紅英罪惡的招帖。張得到處。

皆是。那巨室見帖兒上咬文嚼字。只說些作亂惑衆的大概。將紅英許多陰狠兇淫的事兒。倒不會說得。因爲官文有體。不能像悍婦罵街一般。盡情指陳。巨室見了。未免想起兒子被斃死之慘。不由暗想道。官中只如此宣布紅英的罪惡。濟得甚事。欲散教衆。須將紅英生平的醜惡穢事。盡情抖擻他一場。令教衆都恍然知所崇奉的教主。原來是這樣個爛污貨兒。大家自然灰心各散。咧。如此一來。倒甚與官軍有益哩。正在思忖。可巧見個貧婆子。腆胸挺肚的。口內罵罵咧咧。邁開兩支大脚。趔將來。巨室聽他所罵的。正是紅英。不由問道。你這婆子。爲何痛罵陳教主呢。婆子道。甚麼教主。那養漢精。恨得人牙痒痒。不瞞你說。俺是伺候望真閣的粗役。前兩日。還在裏面當差。無非伺候他弄漢子的勾當。也是俺該晦氣。因爲伺候他洗口的水。稍冷些兒。他便將俺剝得光溜溜。痛打一頓。攆將出來。說着一勒衫袖道。俺如今怕他咬

掉俺烏麼。多早晚等官軍攻城。那養漢的出頭露面。等俺當着大家夥兒。把他的醜事兒。抖擻個大的。那才算罵他出氣哩。俺早年就在他教中混。自他嫁漢子陳敬濟先奸後娶起。那一樁事。瞞得俺呢。便是刻下。還合那柳方中。日夜價纏哩。巨室聽了。心頭大快。又見貧婆子。母夜叉一般。便一問他姓名。因笑道。搗大嫂。你真有此胆氣麼。俺把那淫婦罵背了氣。你還掙點功勞哩。既如此。且隨我來。你且吃飽了。專等罵他。於是引貧婆竟自盪去。原來這貧婆。便是被倩霞所捉縛的搗嘴子。倩霞去後。他便被人解救下來。展轉流落。又到了紅英府中。充了一名粗役哩。不題紅英時衰運敗。將要挨罵出醜。且說柳方中。見官軍合圍。連日攻打。更兼城中糧盡。教衆混亂。情知土崩瓦解。就在目前。便向紅英道。如今勢已至此。教主是怎生打算。難道等城破。束手被擒不成。紅英歎道。你這人。反來問我。你每日價稱說符讖。道俺有女帝之



命。不料今日勢敗至此。俺除一死。還有甚打算。方中笑道。快不要這般想。如今直北林清。暗中狠有勢力。便是川鄂陝。被官軍所迫散的教徒。也狠有怕投他那裏。暫爲隱伏的。咱不如棄掉此間。便去投奔林清。待有機會。依然可圖大事。就是機會不至。你我兩人。且自埋名隱姓。作個長久夫婦。過起快活日月。不愁吃。不少穿。又有甚麼不適意的呢。紅英唾道。你好生沒志氣。難道咱就白棄了此城不成。正說着。城外攻勢又急。紅英合方中。急忙登城。正望見梁國安。怒馬如龍。指揮官軍。望見紅英。不由目眦欲裂。颼一聲。彎弓射去。紅英一閃的當兒。却將方中的頭巾射落。方中大驚。急命教衆抵禦。正在烟塵抖亂的當兒。城外攻勢又急。便連滕薈的水軍。也大半登陸助勢。紅英合方中。忙去一望。只見城外官軍。漫天蓋地。遇春正在立馬促攻。那一番威凜凜氣概。教衆們本已魂飛魄散。忽見紅英盛裝佩劍。由一隊女卒。簇擁而來。

直臨堞口。便當矢石之衝。嬌叱抵禦。大家方有些鼓起氣來。只豈城下官軍一聲喊。倏然一分。放出片平陽之地。便有個貧婆子。披頭散髮。如飛跑來。不容分說。指着紅英。破口大罵。你看他。一面跳。一面指天畫地。口似翻花。將紅英生平的淫惡醜事。一件件痛罵出來。少時罵得起勁。竟自脫却上衫。露着兩支大肥乳。越罵越兇。教匪等聽得明白。掩耳不迭。方知自家所崇奉的大教主。竟這樣爛污不堪。看官。要知廝殺之事。令在鼓勵一股氣。經搗嘴子這一來。便似氣囊上戳了針孔。想要不淹瘡下來。怎的能夠呢。於是衆教匪唵喇一聲。散却大半。紅英大怒。方回手掏標。想打搗嘴子。官軍一聲喊。早又百道進攻。原來那搗嘴子。由巨室引入官軍中。獻此罵城之策。可見是牛溲馬勃。都有用處。那紅英經搗嘴子兜根一罵。真个便背了氣。交死運咧。搗嘴子却因此大得官賞。不必細述。當日紅英在城上。抵禦各門。足無停趾。又被搗

嘴子罵得怒惱攻心。神魄都喪。天至旁晚。幸得官軍撤攻。紅英下城回府。路經自己那所舊宅前。不由神明內疚。若有所感。正這當兒。忽的馬前颼颼一陣涼風。塵沙亂舞。從暮色微茫中。忽恍惚見陳敬濟衣冠如昔。就門首儼然站定。紅英猛驚。正要拔劍斫去。那馬却啾的一聲。一氣兒跑到府門。紅英下得馬來。不由面目更色。當夜合方中巡視城上。只覺精神恍惚。便連日拒敵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額公駐營琴台地面。屢聞前方戰勝。一面飭諸將竭力進攻。一面移節前進。到得襄陽西城外。諸將進謁。備說連日攻取的情形。額公沉吟一回。便微服跨馬。就城外巡視一週。只見那座襄陽城。端的崇墉屹屹。十分堅固。女墉堞口等處。雖有被炮火摧毀的。然而要攻下此城。還是不易。並見城上教匪等守禦得法。那城下死亡的官軍教匪許多的尸骸。好不可慘。額公見此光景。又是慨歎。又是躊躇。相度一番形勢。便策馬而回。路經那

山公祠。便下馬入內。瞻仰一番。廟祝叩見過。請入靜室少息。額公沉思攻城之策。一時間不得要領。不由心下煩悶起來。便屏退左右。信步蹵出。忽見一個翠鳥兒。由面前飛鳴而過。額公性兒頑皮。老老不衰。便隨手拾個石子兒。覷準打去。那翠鳥啾啾一聲。飛向祠後。額公趕去。只見那翠鳥落在一株楓樹上。似乎向額公一點頭兒。竟自飛去。這裏額公見那株楓樹。含霧籠烟。十分茂盛。却正當一坯荒塚之前。方想逡巡蹵去。只聽叢草中有人發話道。喂。你這老先生。好生大胆。正是。

義烈一靈終不泯。會盡九節說丹楓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山公祠寡婦羅羅網 槐柳院怪士入牢籠

且說額公正要蹵去。只聽叢草中有人道。你這老先生。好大胆子。如何輕踐

這靈怪之地呢。額公望去。却是个割草村童。負草蕘來。額公笑道。小哥。我且問你。此地有甚靈怪呢。村童吐舌道。你這個老爺子。說話撇聲撒氣。一定是外鄉人。你不曉得。這株楓樹。靈怪得狠。凡有人到樹下作踐。不是頭疼。便是肚洩。總要撞着晦氣。據人說起來。此樹當年。是插枝便活的。那時正是白教作亂起手。於今九年咧。此樹一年生一个節兒。並且月明風靜之夜。如有婦女悲嘯之聲。你老不信。但看此樹身。真有九个疙疸節哩。額公跟村童細看那楓樹。不由暗暗稱奇。問那荒塚。是那家的。村童却不曉得。當時額公。逕轉祠內。一時盹倦上來。正在伏几稍憩。恍惚又到那株楓樹下。徘徊四些。便見一青衣女子。由塚後冉冉而來。一言不發。向額公納頭便拜。道。賤妾賚恨地下。於今九載。今幸我公節鉞遙臨。妖氛當靜。江漢之間。可復覩光天化日。公但記明日午後。烈風迅雷。便是此城克復之期。賤妾不材。尚能賴經略威靈。

使妖渠授首哩。額公一怔之間。正想問其所以。忽聞人語嘈雜。遽然驚醒。却是自己的衛弁等尋將來。當時額公回得大營。便召遇春。一話其異。遇春道。鬼神效順。容亦有之。但亦不可盡信。遇春擬今夜潛入城中。窺隙縱火。使其城中大亂。然後外面大軍力攻。或能有濟。額公道。此計亦妙。吾當命滕會。助你料哩。正說着。人報倩霞到來。原來顏敏政。見蜀匪肅清。遣逢春入陝後。便遣倩霞入鄂相助。當時額公大喜。既見倩霞。慰勞有加。便命倩霞隨遇春。潛行入城。當時倩霞略述蜀事。並于益遁跡。大家聽了。都各歎異。不題當夜裏。遇春合倩霞。各施展飛行聳躍的能爲。一逕的悄悄入城。且說紅英。連日價精神倦怠。這日侵晨。又登城守禦一陣。午分時。方合方中。回得望眞閣。相對太息。並商議此城萬一不守。去投奔林清之策。正這當兒。忽的刷喇喇長風暴起。塵沙亂飛。閣中戶牖。碎訇震擊。一律洞開。只見那風聲如牛吼。越刮越

大。便如將那座望真閣。浸在怒濤洶湧之中。勢欲挾飛。（寫風勢勁甚。）紅英忙命左右。去掩雕牕。只聽嘩啦啦一聲響亮。那塊兩丈長的望真閣匾額。早已憑空的由最高層上。吹落下來。可巧砑在兩個隨侍的美男頭上。登時腦漿迸裂。紅英一怔。方噫了一聲。忽見眼前紅光一閃。便聞前殿上。人聲亂喊。左右飛報。道前殿火起。方中這時。正擺着大袖亂渡。百忙中。還要取視他。那本江漢戎機。忽聞火起。正要飛步下閣。查問緣故。忽聞後宮中一陣大亂。接着便喊道。火。火。紅英等。急向後望。早見一股燄頭。直冲霄漢。借着大風之勢。勢如火龍破空。頃刻間黑燄漲天。後宮都着。一時間男號女哭。鍋滾豆亂。紅英方喊得一聲。此火奇怪。忙要仗劍下閣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忽聞晴空中疾雷大作。聲動全城。這當兒。迅雷烈風。越來越盛。少時震天價一聲響。便聞城內外人聲鼎沸。須臾閣下四五護卒。氣急敗壞的直撞將來。不及登閣。便大

呼道。教主不好了。如今西北上。城場數丈。敵人兵馬。業已蜂湧而入。方中大驚。正要拖紅英下閣。忽見劍光一閃。颼一聲。由閣外飛上。個絕俊婦人。用劍一指紅英。却喝道。你這妖婦。那裏走。認得俺葉倩霞麼。紅英大駭。用一個紫燕穿簾式。從斜刺裏一閃身。躡至檻外。方想跳閣。只小脚兒方踏着欄干。忽聞腦後。颼的一股涼風兒。紅英急反手一劍格去。但聞噹啷一聲。方中急偷眼望去。早嚇得腿子後轉。只見紅英腦後那人。正是遇春。當時兩人轉眼之間。便似一雙輕燕兒。翻逐而下。這裏方中正在跌滾亂撞。意欲下閣。恰好倩霞一步趕到。劈頭揪牢。涼慘慘劍鋒。擱在額兒上。道。你這廝。是甚麼人。俺聽說妖婦跟前。還有個甚麼養漢先生。（絕倒倩霞妙人。有此妙語。）他在那裏。快說將來。方中急中生智。忙抖着道。他老人家。正在城頭守禦。如何肯在這裏。俺是被掠的人。胡亂在此。當下差使。好奶奶太太。你便放俺去吧。倩



霞睡了一口小脚一蹙。方中已仰跌丈餘之外。即便飛身下閣去。協捉紅英。這裏方中也便滾撞下閣。一瞧府中火勢。並城內官軍喊殺之聲。料得事兒大壞。便忙忙取了一包金珠。揣入懷內。從亂軍中撞離府第。暫爲覓地藏匿。這且不題。且說紅英。合遇春一路廝鬥。各顯出聳曜本領。直由府第羣房上。殺向街坊連房。兩柄劍閃閃霍霍。便如空中疾電。少時倩霞趕到。三柄劍光混作一處。好紅英把心一橫。全無懼怯。三個都是絕頂的劍術。這場惡戰。也就少有。全城軍民都望見一團白氣。翻飛馳逐。一逕的風馳西去。逕落城外。不題額公趁風雷之勢。由城塌處提兵直入。分頭命滕蒼梁國安。勦殺餘匪。收降歸命。一面派人撲滅教府中的餘火。且說遇春等。一逕的追殺紅英。翻落西城之下。彼此又大戰良久。紅英却漸漸的氣力不住。不由虛晃一劍。向偏北。如飛便走。遇春等大呼趕去。頃刻之間。已到山公祠外。只見紅英由地

下掬土一颺。頃刻間一股風氣黃漫漫的。蓋將下來。再望紅英。竟自影兒不見。倩霞大駭之間。忽見香風起處。由祠後轉出个青衣女子。飄飄然執拂一揮。但聞紅英大叫一聲。青衣女子登時不見。遇春等神定。仔細一看。不由大驚。只見紅英業已跌暈祠旁。一柄利劍。拋出數步之外。原來紅英情急。用飛塵障目的遁法。想要逃走。那知烈魄有靈。陰助國威。這才將个稱亂九年的大魔頭。給收拾咧。當時遇春等。見紅英類似神痴。好生驚異。且不暇去尋究。祠後青衣女子之異。連忙由倩霞將紅英反剪雙手。細縛停當。並解下鸞帶。扣了他的頸兒。拖了便走。遇春提劍後隨。這時紅英已自醒轉。不由長吁道。可惜俺陳紅英。竟如此結果。小二小二。你這奴才老婆。好生作怪哩。倩霞回頭一望。四支俊眼。覷个正着。不由問道。你這老婆。說甚麼。俺是四海聞名的葉倩霞。那个是小二小三的呀。紅英大怒。便提起氣來。呸一聲。一口香唾。正

睡在倩霞臉上。却是狠有勁頭兒。倩霞臉上。登時生痛。倩霞如何肯吃這虧。跳過去。便是一掌。虧得遇春含笑止住他。不由想起梁國安所說的所遭家難等事。恍然知那青衣女子。便是小二的陰靈。正在暗驚額公所說夢中之異。不爲無因。只見迎頭一隊官軍。整來。却是勝蒼。因城中事體已定。却來搜尋紅英。當時見紅英就擒。便大家合在一處。列隊進城。當時倩霞合紅英。施拖拽。遇春膝蒼。威凜凜在左右。提劍相隨。一逕的直奔襄陽府衙。看得無數軍民。歡呼雷動。便有頑皮小兒們。各拾瓦石。單擲紅英的前陰後臀。幸得兵卒向前止住。原來這時額公業已駐節府衙。於是遇春等進見。具言擒得紅英之異。並言梁國安妻子小二當年復仇殉主之事。額公聽了。迴思夢中所見的青衣女子。不由拍案驚歎道。此婦烈義如此。又能顯靈助順。擒此妖渠。吾當特疏上聞。以旌義烈。說罷。命人帶過紅英。老頭兒睜開電眸。端相良

久便歎道。有甚美者。必有甚惡。可見古人之話非虛哩。卽命仔細監押下去。準備入京獻俘。正說着。國安進見。聞知小二顯靈之異。不由泫然流涕。於是額公讚歎再四。因方中漏網。正要遣騎四出。分頭大索。只見左右飛報道。今有民人許姓夫婦。捉得柳方中。特來報聞。額公大悅。卽傳許姓夫婦進見。少時。由左右帶進男女兩人。男的是步履蹣跚。不良於行。女的是健步如飛。蓮船盈尺。一齊與額公叩頭。便述捉得方中之狀。那男的方咕嚕了一句。女的道。你嘴中含着熱蛋一般。待俺替你說罷。於是一說捉得方中的原委。原來柳方中。自逃出望真閣。恐人識得他的面目。便大袖蒙頭。一路胡撞。虧得他那落拓樣兒。沒人注意。撞近兩處城門。都被官軍擁回。末後就僻靜所在。遮遮掩掩。幸喜殺聲漸遠。抬頭一看。好一片槐柳蕭疎。方中細辨方向。暗道。慚愧。此間是槐柳大院。靜僻得狠。料想官軍搜不到這裏。俺且就民家躲藏片。

時趁空兒混出城去。再作區處。思忖之間。整至一家後牆之外。忽聞遠遠的人聲喧鬧。方中大驚。以爲是官軍趕來。於是不容分說。颼一聲跳進牆去。眼前白光一亮。正有個大脚婆子。槪着張大屁股。在空院裏撒尿。方中唾一聲。向前便跑。那婆子趕忙束褲。大喊道。你這冒失鬼。快出去。這是甚麼時光。人生面不熟的。便這等亂鑽。虧得俺當家的。沒在家。不然。甚麼意思呢。方中忙道。奶奶莫怪。俺是個教書先生。因家中被亂兵佔據。到此躲一霎兒。你若不信。俺還挾着書本兒哩。說着從腰囊中。取出江漢戎機。婆子道。可憐可憐。當此亂時。先生也苦惱了。這不都是姓柳的賊王八。攬掇着陳二寡婦。作的孽麼。你先生便在這小屋內藏一霎吧。方中聽了。只好乾眙眼。便隨婆子。進得一所草房兒。只聽得官軍人馬之聲。由街坊上雜沓而過。並有人喊道。你等小心搜尋。柳方中狀貌醜惡。便似个村先生的樣兒。方中聽了。蜷縮在屋兒

內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那婆子倒十分和氣。恰值家中中飯已熟。又有現成白酒。便給方中端將來。方中連連稱謝。隨手將那本江漢戎機。置在案上。且自怡然獨酌。一來是奔走饑渴。二來是心事滿懷。不知不覺。鬧了个既飽且醉。順勢兒向榻一歪。撲嗒聲。掉出一包金珠。竟自沉沉大睡。且說那婆子在前室裏。正在心驚胆跳的。怕有亂兵搶入。只聽外面叩門。起去一看。却是他丈夫。蹇來道。不打緊咧。如今額公已出示安民。方才俺回途。聽得人家傳說。紅英業已被擒咧。咱家沒亂兵來麼。妻子道。阿彌陀佛。可他娘的天開眼咧。那妖婦。也有今日哩。咱家到沒來亂兵。倒有个教書的先生。躲在咱後院草房內。吃醉了。困大覺哩。男子道。你這婆子。好大胆。這等時光。你知他是甚麼人。就容留他。妻子道。你不放心。快瞧瞧去。他還夾塞着一本書。不是教書先生。是甚麼人呢。兩人一路拌嘴。直入草房。那男子一眼瞅見方中。又取起案

上的書冊一看。不由大駭。合婆子附耳數語。婆子忙低語道。真是他麼。男子更不答話。由榻下拾起那包金珠。打開一看。便低語道。傻婆子。你看教書先生。會挾帶此物麼。於是兩人會意。登時動手。將方中一索網翻。便去報告額公。你道這男女兩個是那個。諸公都是明眼人。大概還記得爛腿大脚一對兒賢伉儷哩。當時大脚述罷。諸將無不色喜。只有梁國安。猛見大脚夫婦。想起小二殉主之慘。並此時顯靈之異。越法的揮淚不止。不想大脚早已望見國安。猛然跳起來。拖住國安道。阿呀。梁大叔。你如今也作了官咧。可歎俺梁大嬸。（指小二）墳頭上也長了草咧。說着。瓢兒似大嘴一裂。就要大哭。左右連忙吆喝。額公見此光景。頗爲納罕。於是由國安泣訴當年蒙大脚夫妻周旋患難一段事。大脚想起當年小二示夢。並妖氛九年當滅的讖詞。也便一一述出。額公聽了。越法驚歎。因也諭以小二顯靈擒住紅英之事。這一來。

不打緊。大脚唵的一聲。張手舞脚。恨不得跳上公事棹子。左右連忙喝他跪倒。便由爛腿呈上那金包珠。並一冊江漢戎機。額公閱書大笑。卽將金珠。賜與爛腿夫婦。一面命人跟他去押取方中。一面暫爲駐節襄陽。收束軍事。並報捷京師。另爲疏陳小二顯靈助順之事。後來諭旨下。命該管地方官吏。就小二埋葬之所。特起祠宇。封小二爲義烈夫人。廟貌千秋。血食江漢。竟成了荆襄之間大大的一段古迹兒。可見人能從忠孝義烈上作事。是真能名垂萬古的。此是後話不題。正是。

忠孝節義一身兼。

千秋廟貌臨江漢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監田山一士存教脉

起鳳橋羣俠慶成功

且說額公連日價駐節襄陽。料裏一切軍事。一面合會田制軍。辦理善後。一



面命國安。滕蒼分頭出發。勦撫兼施。肅清各路的餘匪。却命遇春倩霞。馳赴陝中。協擒天德。額公公務之暇。將許多被掠的美男美女。一一發放還家。詢知紅英許多的兇淫事兒。十分慨歎。又於暇日。登望真閣。從容一望。只見裏面幽房曲室。鏡壁活機。鈿牀長枕。大被並許多淫樂之具。不由歎道。妖婦胡爲至此。恨死晚矣。卽命人登時毀掉。不多日。襄陽府縣官俱已蒞任。額公便迴軍起鳳橋。專待陝中捷音。這且慢表。如今且說那陝中高天德。自被田大郎救出之後。便雄據渭南。抗拒官軍。無奈楊芳。滕芳十分驍勇。屢戰皆勝。一面分部下。勦除各處股匪。一面提兵直逼渭南。自華封祝被斬。何起鳳遁去。天德勢孤。越法難爲支柱。正這當兒。楊逢春一股兵馬。又由蜀到來。不多幾日。遇春倩霞亦奉額公之命。匆匆到陝。這一來。各路交攻。都是勁敵。直將天德鬧得手忙脚亂。然而天德爲人。堅毅非常。全無懼怯。幸得他教練部下。旣

重武功。又能同甘共苦。以結衆心。那部下教徒等。都驍悍異常。一以當百。因此之故。還可勉支殘局。教徒中。却有九人。都是矯健絕倫之輩。天德結爲腹心。每逢出入。寸步不離。那九人衣服奇麗。往往掉臂市坊間。醜酒恣鬧。天德知得了。不但不加禁止。反倒欣然色喜。左右乘間。偶叩天德。天德歎道。吾教下信徒雖衆。但是真信徒。不過九人而已。他們都是教脉所關。豈可因小節便斬其意。左右聽了。莫名其妙。不過以天德爲偏有所愛。既至天德。兵困渭南。那九人慷慨登陣。並且趁空兒出擊官軍。饒是楊芳等累勝之兵。還被九人殺傷甚衆。那九人臨陣。一色的白衣如雪。騰蹕如風。官軍望見。羣呼以白鴉兒。無不心驚胆落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楊芳。這時已破得金溪村。駐紮大營。合滕芳圍攻渭南。彼此相持之間。逢春到來。問知連日攻戰情形。楊芳等說起天德。怎生驍勇。逢春那裏肯信。便帶領張起。單搦天德出戰。可笑逢春。

見敵便戰。以爲此人。定是天德。不想一氣兒圍上九人。刀劍如風。都是龍驤虎躍的脚色。直將逢春。殺得屁滾尿流。虧得張起腿快。拖了逢春便跑。算是沒丟性命。從此連日相持之間。遇春倩霞也自到來。逢春劈頭便噪道。好了好了。如今大家到齊。咱給他個車輪戰法。保管擒得天德。遇春道。不須如此。俺聞天德也是一條漢子。等明日俺去搦戰。說破他信白教之誤。勸他就撫。不省得彼此殺傷。楊芳頓足道。俺先時曾單身去招撫他。業已成功。却被人所誤。反致失信於他。如今怕不成功。因將陝撫誘害天德之事一說。遇春道。雖然如此。他如今勢衰力窮。或不能堅持素志哩。次日。遇春果去搦戰。一見天德。凜凜一表。望而知是個堅毅不屈的人。便縱馬大呼道。高天德。俺聞你是陝中男子。如今教勢已衰。川鄂教首業已成擒。可見是咬日一出。爛火無光。古語云。識時務者如俊傑。你何必堅信邪教。自誤誤人。快些歸命投

誠。聖朝寬大。必能赦你不死哩。天德大笑道。俺高某生平只有一心。既入此教。誓當與教存亡。甚麼叫時務。那都是反覆小人遮羞的話。楊遇春不必巧言。咱且拚个你死我活。於是飛馬掄刀。直取遇春。兩人這一交手。不由互相佩服。端的是藝出名家。與衆不同。兩人大戰百數十合。天德用長刀鎖住遇春。來鎗。忽問道。俺聞得你是葛玄一先生的弟子。你可知玄一先生有一好友。當年江湖間人稱爲賣蒜叟的麼。遇春道。俺怎的不知。俺家玄一先生當年隱跡。便合賣蒜叟同去的哩。（千里來龍。遙遙一逗。真如魯公一筆書也。）你無端問他兩人作甚。天德慨然道。你可知俺高天德。却是賣蒜叟的弟子。如今不須說咧。但恨俺高天德。與你生不同方。行迹各別。同派覲面。却是敵人。說罷飛馬掄刀。又復大戰。兩人真殺到日色過午。不分勝負。兩陣上望見。無不駭然。遇春罷戰回營。甚是怙悒。想起天德方才言語。越法動了惺惺。

惜惺惺之意。便親作手函。痛指白教之謬誤。並力勸天德歸誠。命人去投書候命。不想使人去時。好端端兩支肥耳朵。及至回頭。業已被人家割得光溜溜的。長血直流向遇春哭拜道。天德那厮。不知好歹。不但將書函拉碎。還將小人擺佈得這般光景。並叫小人寄語爺台。說是高天德一日不死。白教一日不滅哩。衆人聽了。都怒逢春便噪道。那厮如此倔强。咱只一力除殺他。便了。遇春慨然道。人各有志。無論他信心謬誤與否。但是天德終是個強毅漢子。明日咱當力戰擒他。他如悔悟棄教。他手下許多教衆。便可不勞而定。不然。便當速殺之。以絕此邪教根莖。此人若遁去。竊恐此教流傳。改頭換面。終有復發之時哩。（所見甚遠）衆人聽了。連連稱是。次日是遇春逢春倩霞膝薈一齊結束整齊。步行提齊。便去搦戰。只留楊芳坐守大營。兩陣上擺開陣式。鼓聲起處。四柄劍飛舞而出。對陣上。天德望見哈哈大笑。便縱步仗劍。

一躍而出。霍的一翻身。使個旗鼓。逢春望得不耐煩。又恐人搶了先兒去。於是大呼便上。雙劍才交。陣雲已起。只殺了數十合。滕芳倩霞。即便雙劍繼進。好天德。全不懼怯。你看他展開門戶。前格後拒。左攔右遮。騰空無聲。落地有力。一柄劍力敵三人。沛然有餘。兩陣上。但見四道電光。盤空天矯。分似彗星經天。合如月闌罩地。（寫羣俠劍鬥。又是一番彩色。）其中有一道彩雲似的。在劍光中飛騰穿插。却是葉倩霞。專以聳躍取勢。正這當兒。忽見天德撒手舞劍。便如長虹橫空。逢春一個躡踵。險些栽倒。遇春一驚。即便挺劍而上。頃刻間。五劍縱橫。攪作一團。端的怎生光景。但見。

劍花錯落五鋒交。羣俠縱橫氣象遙。賴有高家存教脉。卽論劍術亦稱豪。當時五人。這陣較劍大戰。只殺得陣雲亂捲。紅日無光。冷森森一片寒光。鋪遍了渭南城下。當時遠近相傳。名此戰爲五龍大鬧渭南城。因一時劍氣沖

霄便如延津變化一般。這一戰不打緊。不想合之湯無畏。炮攻襄陽。都流傳爲熱鬧故事。你看後來的元宵花炮中。有所謂炮打襄陽城。五龍鬥彩等。許多名兒。便是因平教亂。才流傳下來的哩。閒話少說。且說天德力支三人。本已吃力。何況又加上個劍術絕頂的楊遇春。自料難已取勝。只得虎吼一聲。一擺劍。敗回陣去。逢春等如飛闖陣。却被那九人抵禦住。於是兩下裏混殺一陣。各自收兵。楊芳趁勢提大軍即便合圍。從此相持。至月餘之久。遇春等知天德劍術高強。也不敢冒險飛行入城。於中取事。天德亦憚勁敵。也不敢伺隙踰營。只是日日交鋒。互有勝負。因那九人合天德一心同德。各抱一與教存亡之念。所以能抗禦羣俠。兩下裏這一苦鬥。却苦了彼此的士卒。並城內外的百姓。每日價尸骸遍地。本就可慘。不想又過得幾日。城中糧盡。餓煞的相望於道。天德一日巡城。只見一餓煞的婦人。如乾臘一般。橫臥道旁。旁

有一將死的小兒。還在那裏抓食其乳。天德一見。不由泫然淚落。因歎道。如今教勢已去。長此相持。只有苦煞了無辜百姓。俺當設法存吾教之一脈。方是正理。何必在此苦鬥呢。沉吟一回。即便回帳。大集部下各教目。天德慷慨流涕道。如今吾教勢衰。相持苦戰。無非多傷生命。天德將隱遁以去。借以保吾教之一脈。諸位那個能同志相從。便請自陳。不然。天德去後。儘管各自爲計。或散或就。撫。悉聽已志。就是教目等聽了。正在面面相覷。只聽帳下。暴雷似一聲大喏。白衣一閃。齊整整上來一班人。大呼道。俺等生死不計。誓願追隨教主。天德數去。一個也不多。一個也不少。正是那同心合志的九個人。再看其餘各教目。早已逡巡各散。於是天德撫膺長歎。登時與九人結爲兄弟。便匆匆結束。準備着突圍而出。當時却置酒高會。與教目等慷慨訣別。酒酣以後。九人者。當筵起舞。天德歎道。使俺早從田大郎之言。何至今日。倉皇如



此呢。於是又將白教中勸人爲善的正旨向衆人闡揚一番。那知衆人這當兒。心旌搖搖。只準備捲堂大散。那有心情去聽講道。哇。這信息一傳播。早被官軍中的暗探偵得。火速回報。遇春大駭道。天德係教首欽犯。豈可容他遁去。並且邪教的根莖不除。貽患匪淺。吾當稍撤東路之圍。使他必出此途。然後伏要截擊。定能擒他。楊芳道。天德健者。咱便大家同去。遇春道。你還須料理復城之事哩。商議已定。即便分頭行事。且說天德這日合九人悉著白衣。結束伶俐。大擗步搶出城來。一聲喊。殺入官軍。便如一羣猛虎下山。直然所向無阻。官軍早已得遇春的號令。果然放出東路一面。於是天德當頭率九人向東殺出。後面官軍只管搖旗吶喊。却不敢進逼。天德等行了一程。回望渭南城。已在隱約之中。但聽得鼓角隱隱。並呼號之聲。料得官軍業已克城。不由合九人相視太息。拔步急走。約摸有數十里的光景。只見前途空翠撲

人。萬峯飛舞。天德遙指道。你看前面。便是藍田山下。當日田大郎隱居此山。不知他此時。還在也無。正在指顧之時。忽聞前路長林內。一聲喝號。撲撲撲。跳出四人。一色的長劍一橫。攔住去路。大叫道。高天德不來就縛。更待何時。天德驚望去。却是遇春逢春倩霞滕芳。不容分說。四柄劍閃閃霍霍。直飛將來。天德大怒。正要擺劍迎敵。那九人早各奮短刀。虎吼而上。於是天德喊一聲。仗劍沖鋒。大戰良久。那九人志在必死。再搭着天德。猛銳無前。逢春手脚略慢。早被天德盪開一角。率九人風趨而出。撒開步法。嗒嗒嗒。一路飛行。竟望藍田山下。直逃將去。不題這裏遇春等。一路緊追。且說天德等。白衣翻翻。一氣兒遁出十餘里。回望後面敵人尙遠。正在忙忙奔走之間。叫聲苦。不知高低。只聽前面。水如雷鳴。却有一道激箭似的沙河。橫截去路。仔細一看。已到藍田山下。這道沙河。却由山中飛瀑奔澗諸水。交匯而出。白波掀天。無法

可渡。天德氣憤交攻。不由橫劍大叫道。今敵人在後。大河前橫。莫非吾教數當割絕麼。俺天德不能存教。還要此性命作甚。說着一翻手腕。就要自刎。却被九人。拖住他手。忙叫道。教主保重。你看那岸上。突的。不是一支渡船來也。天德望去。果遙見對岸草叢中。搖出一支小船兒。上有個舟子。生得身栽凜凜。披簑戴笠。正背着臉兒。一面搖櫓。一面瞻望。籃田山色。聽得天德等嘈雜喚渡。連忙打槳如飛。直划過來。將到岸邊。那舟子忽一回身。哈哈大笑。天德不由失聲道。好巧好巧。田兄快來渡我。那九人見舟子是田大郎。不由都喜。不待船兒攏岸。早合天德一躍而登。大郎穩住船。還未及動槳。九人道。大郎快渡。後面還有追人哩。大郎笑道。怕他怎的。倘使俺像往年的火性兒。叫他來人。一個個都是死數。因向天德道。高兄此時可省悟咧。假使早從俺的話。不省了。合人置此閒氣麼。入世英雄。蓋天的躍馬功名。在隱者看來。只如

置閒氣。雋語可味。天德道。往事休題。田兄怎知俺遁逃此間。就來相候呢。大郎道。這時非講話的當兒。咱且去掉此間。容俺退敵。於是打起槳。順風長呼。竟自亂流而渡。方到中流。後面遇春等。業已如飛趕到。遇春不管好歹。便大叫道。你這船夫。好生大胆。擅敢私渡敵首。還不快划過來。大郎大笑道。那個是船夫。俺行不更名。坐不改名。全陝聞名。人稱小專諸。田孝達的便是。高天德總有點子小小不是。你等看俺薄面。便從此罷手。放過他吧。逢春喝道。休得胡說。不然。看俺飛劍。割你的腦袋。大郎笑喝道。你這黑廝。好生不知進退。既說飛劍。俺且叫你嘗嘗滋味。說罷。口兒一張。登時有寸許的白光飛出。寒芒擘擘。不可正視。倩霞遇春一望。便知是劍氣合一的絕頂術劍。方叫得一聲。咱們且退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嘯一聲。白光射到。略一遊走。逢春急忙用劍去擋的時光。那白光飛向頭頂。只一轉。逢春頓時髮斷冠落。餘光迤邐。勢

如銀蛇。就遇春等面前一閃。只覺冷氣侵骨。使人氣息都閉。於是大家神怔。再看田大郎時。早已收回白光。從容搖起渡船。直達到岸。一逕的棄舟登岸。這裏遇春等。但遙望一片白衣。飛飛如雪。頃刻間。轉入林麓深處。竟自不見。於是遇春浩然歎道。彼教中未嘗無人。草野間正多奇士。田孝達奇男子。他的劍術。吾等都不及哩。較罷。便奔回途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田大郎。救得天德。並九人。直入藍田深山中。暫爲隱匿。天德問起相救之由。大郎道。自渭南城圍合後。俺便在暗中陰相左右。所以一切之事。俺都值得。但因俺前者言不見納。知非口舌能爭。故此未露面目。今幸一切放下。吾輩可以偕隱了。從此田大郎合天德等十人。深隱不出。但是薪盡火傳。後數年又有林清鬧教之變。可見這白蓮教根荦不拔。不過時異其名罷了。且說遇春等。匆匆回楊芳。早已克復渭南。料理一切。問知田大郎。救得天德一段事。好生歎異。便一

面告捷於額公。一面會同陝撫。辦理善後。於是川陝鄂三省教亂悉平。不多幾日。遇春等仍回至鄂中。起鳳橋額公大營。面陳一切。額公大悅之下。恰好騰薈亦自川中收束軍事畢。投到大營。這一來。羣俠會合。跄跄濟濟。可將個額公。樂大發咧。於是椎牛釃酒。大筵軍中。得勝鼓和着一片饒歌雄吹。直將起鳳橋。駕在雲端裏。（以騰蛟村起。以起鳳橋結。天龍縮合。是絕大章法。）及至罷酒。業已將交三鼓。這夜裏風清月朗。天宇無慶。萬馬無聲。大旗招展。軍吏忽報道。月華忽現。額公率諸將出帳一望。果那月彩。奇光四射。瑞氣繽紛。大如風闌。映得人鬚眉畢現。晃耀良久。方纔漸漸斂華。仍是一輪皓魄。額公喜顧諸將道。月華獻瑞。可見是妖亂就平。海宇清寧之兆。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。知非奇襲之民。所能振撼哩。然而樂不可極。當俟獻俘京師。諸君策勳。再爲痛飲吧。於是諸將躬身。欣然喏喏而退。（結收處。與會好一

篇吉祥文字。說到此間聽這部熱鬧長書的明公不消說躊躇志滿快活不過。但是騎驢的不知趕腳的苦。作者三寸禿管一腔心血也就消磨了三。年歲月。並且此書之成。始終在連年混戰聲中。書中戰事雖然結束。國內亂事。却沒有結束。也就可歎極咧。所可自慰者。書中褒的是忠孝節義。貶的是奸盜淫邪。雖是小道稗官。居然春秋筆法。但願當代英雄。本精忠奇俠之精神。定爭權奪利之亂局。作者這部書。方不爲白作。說到這裏便有質疑的道。煥亭先生。難道這部書。便就此結束麼。俺總覺楊遇春等。還沒有加官進爵。少點事似的。作者道。你這是蛇足之見。如必欲知其究竟。且待俺略爲述來。當時額公。不久的率諸將凱旋京師。皇帝大悅。一切郊勞受俘等。典禮都罷。便將紅英王三槐等。明正典刑。並且行文各省。通輯漏網之高天德。便按功行賞。遇春等。進秩有差。倩霞之功。所膺的懋賞。自有個有福不用忙的顏公。

子替他承受。後來遇春楊芳等再平回疆之亂。都爵至侯封。那遇春沒後。予謚忠武。至於李氏娘子。並鄭氏夫婦。都年臻耄耋無疾而逝。正是。

忠俠一生心。 秩事流千古。 小技笑稗官。 於世不無補。

哈哈。說到此間。腕折筆禿。口乾舌燥。你聽外面劈劈拍拍的爆竹。大家又送灶王老爺上天咧。可歎作者祀灶的黃羊。黏嘴的糖瓜。還沒辨得。倘若灶王見怒。上得天去。舒着兩片沒糖黏的嘴。一陣價瞎三話四。那還了得。對不住。作者先去祀灶要緊。諸位若欲聽他書。等作者慢慢獻醜吧。